

• 中外军事博览 •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

(之五)

李庆山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军事博览. 第 1 辑.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 第 5 册 / 李庆山
主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9

ISBN 7-80199-304-7

I . 中… II . 李… III. ①军事—概况—世界②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役(1939~1945)—史料 IV. E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9028 号

责任编辑:春秋

出版发行:

社址: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邮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93 千字

印 张:5.75

印 数:3000 册

版 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9-304-7

全套定价:1880.00 元(80 册)

编 委 会

主任:崔立学

副主任:刘凤禄 李庆山 呼延南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毛振发 尹 斌 李锦轩

刘向军 安凤景 武天富

梁月槐 梁晓秋

撰写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毛振发 许 伟 刘北忠

刘 庆 安凤景 汤少云

宋小军 李纳荣 张国辉

郝智慧 梁晓秋 景继生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目 录

德军对荷兰的空降突击(公元 1940 年)	3
敦刻尔克大撤退(公元 1940 年 5 月 26 日—6 月 4 日)	16
不列颠之战(公元 1940 年)	23
大西洋里的气象斗争(公元 1940—1942 年)	41
上高会战(公元 1941 年)	49
中条山会战(公元 1941 年)	52
第二次长沙会战(公元 1941 年)	56
第三次长沙会战(公元 1941 年)	64
斯摩棱斯克防御战(公元 1941 年)	74
“俾斯麦”歼灭战(公元 1941 年)	78
“Z”舰队的悲剧(公元 1941 年)	82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德军对荷兰的空降突击（公元 1940 年）

早在 1939 年 10 月德国就开始策划对西欧的进攻，希特勒为此下达了第 6 号指令，陆军总司令部拟制了行动计划，代号为“黄色方案”。这个作战计划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施里芬计划”的翻版，即通过比利时的中部向法国首都巴黎实施主要突击。1940 年 1 月 10 日，一名携带西线作战计划的德军军官因座机迷航在比利时迫降，使该计划落入英、法手中。有鉴于此，德军“A”集团军群参谋长曼施坦因认为，如果再执行这一计划，势必难以达成战略突然性。他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法国阵地的弱点位于马奇诺防线的西北端，即马奇诺工事与盟军机动地段的接合点。因此，进攻部队的大部分兵力应直奔这个方向。曼施坦因不顾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等高级将领的反对，建议改向阿登山区实施主要突击。希特勒对此建议非常感兴趣。1940 年 2 月 24 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了一道指令，正式采纳了曼施坦因的意见。经过修改后的作战计划，主要进攻方向将通过阿登山区，首先攻占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北部，击溃法国北部之英、法军队，尔后再从西、北两个方向进攻巴黎；在马奇诺防线正面，开始只以佯动进攻牵制，待主力攻占巴黎绕至该防线侧背时，再进行前后夹击，围歼该线法军主力。

临战受命

德国占领丹麦并在挪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认为进攻西欧的时机已经成熟。到 1940 年 5 月初，德军已在从北海到瑞士一线集中和展开了 136 个师（其中包括 10 个坦克师、6 个摩托化师）、坦克 3000 多辆、飞机 4500 多架，编为 3 个集团军群。具体部署如下：

“A”集团军群，由博克上将指挥，辖第 6 和第十八集团军，共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28个师，山第2航空队支援，配置于荷、比困境线直至亚琛地区，任务是突破德、荷边境上的防线，占领荷兰全境和比利时北部；

“B”集团军群，由龙德施泰特上将指挥，辖第4、第12和第十六集团军，共44个师，由第3航空队支援，配置在亚琛至摩泽河一线，是主要突击集团，任务是经过卢森堡和比利时的阿登山区向圣康坦、阿布维尔和英吉利海峡方向实施突击，割裂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境内的英、法军队；

“C”集团军群，由莱布上将指挥，辖第1和第七集团军，共17个师，配置在马奇诺防线正面，进攻开始时先实施佯动，牵制该线法军。

德军战略预备队共47个师，配置在莱茵河地区。

英法等盟国在战前均无充分准备。法国认为德国打败波兰后可能会继续向东进攻苏联，即使要进攻法国，也要在四五年以后。英国则指望地面作战由其盟国承担，自己只负责海上封锁和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荷、比、卢三国则抱有严守中立可免遭侵略的幻想。盟军的作战计划直到1940年3月才确定。该计划规定，如德国向比利时实施主要突击，则以两个法国集团军和1个英国集团军向比利时机动，在比利时军队的协助下，将德军阻止在代尔河一线；如德军向马奇诺防线实施正面进攻，则以1个集团军群坚守防御，以另1个集团军群进行增援；英国海军从海上封锁德国。

荷、比、卢、法和英国远征军共有135个师（其中包括3个坦克师、3个摩托化师）、3000余辆坦克、1300多架飞机，还可利用英国本土1000多架飞机。荷兰的10个师、比利时的22个师，均配置在本国东部边界线附近。英、法军队共103个师，编为3个集团军群，分别配置于法国北方各省和德、法边境的马奇诺防线及其以东地域。

1940年5月10日，德军向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展开了全线进攻。荷兰首当其冲。德军在进攻荷兰时，再次使用了空降部队，进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个战役规模的空降作战。

进攻荷兰的德军为“A”集团军群第十八集团军，共10个步兵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师和 1 个伞兵师、1 个机降师，指挥官是库赫勒将军。德军对荷作战的企图是：以空降兵的突然袭击保障地面部队快速越过荷兰边界，突破哥雷比—皮尔防线的防御，向鹿特丹、海牙两地进击。

保持中立的荷兰是 1939 年 9 月欧洲首批进行战争动员的国家之一。在波兰被入侵的第二天，荷兰政府就下达了战争动员令，此后一直保持着防御作战准备状态。荷兰的防御计划是根据英、法、荷、比四国联合抗击德军进攻的协议而制定的。计划规定荷兰军队在英、法陆军到达前，只在边界线上和纵深内的筑垒地域进行防御，迟滞德军进攻，保障英、法军队展开。

荷兰军队兵力有限，不足以防守由马斯特里赫特到北海的 400 公里长的边界。为防御德军入侵，他们设有 3 道防线：在边境地区构筑有一般的筑垒阵地，只部署了少量兵力，而后是哥雷比—皮尔防线，荷兰的 10 个步兵师主要依托这一防线组织防御；最后是“荷兰要塞”，即鹿特丹、阿姆斯特丹、乌德列支和海牙地区，这一地区有海湾、河流和大面积水域，构成了良好的天然障碍，而且东有北临艾瑟尔运河的格雷伯筑垒地域，南有从瓦尔河到鹿特丹的防御工事做屏障，“荷兰要塞”是荷兰中枢神经所在地。为了能在哥雷比—皮尔防线迟滞德军，尽量拖延时间，必要时可把下莱茵河、马斯河和瓦尔河的防洪坝打开，以大水在这一地区构成障碍，并有利于主要港口城市的防御。

德军对于荷兰可能利用水障防御这一点是清楚的。当时有一个办法可以打破荷军的计划，使德军的装甲部队避免遭受洪水的威胁，这就是在地面部队突破主要防线的时候，同时攻占上述三条主要河流上的要害桥梁，以保障德军迅速通过。这就是空降作战的主要任务。

早在 1939 年 10 月 27 日，德军第 7 空降师师长斯图登特将军就被希特勒召到柏林的帝国办公厅密谈。希特勒说，在波兰战役中，我们有意不使用空降部队，为的是避免过早地暴露秘密。但是现在准备立即展开西线的大规模攻势，该是使用空降部队的时候了。斯图登特奉命着手制定作战计划。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斯图登特把这次空降作战行动分为夺占海牙和鹿特丹两个重要地域。在海牙，空降作战的部队为第 22 机降师的两个团和第 7 伞降师的 1 个营，由第 22 机降师师长斯庞尼克将军指挥。其任务是首先以伞降的方法夺占海牙周围的瓦尔肯堡、奥肯堡和伊彭堡 3 个机场，然后机降两个步兵团，攻入荷兰首都海牙，俘获荷兰皇室、政府机关和高级指挥部成员，瘫痪其中枢神经，同时阻止这一地区的荷兰部队向受威胁的哥雷比—皮尔防线增援，并使荷兰空军不能使用“荷兰要塞”的军用机场。在鹿特丹，空降作战的部队为第 7 伞降师的 4 个营和第 22 机降师的 1 个团，由第 7 伞降师师长斯图登特指挥，主要任务是夺取瓦尔港机场和鹿特丹的维列姆大桥、多尔德雷赫特大桥、默尔迪吉克大桥，为正面进攻的第十八集团军打开进入“荷兰要塞”的通路。为保证夺取和扼守这些桥梁，除使用伞兵直接在大桥附近伞降外，在瓦尔港机场还将机降 1 个步兵团，作为预备队，以支援各桥的战斗。参加空降作战的兵力为 1.6 万人，其中伞降部队 4000 人，机降部队 1.2 万人，由第 2 航空队约 500 架容克—52 运输机运送。德国西部的威塞尔、明斯特、利普施塔特、帕德恩博等 9 个机场为空降出发机场。空降纵深为 40—100 公里。为了达成最初空降的突然性，规定运输机从北海上空绕道飞行，从西北方向由海上进入目标。

斯图登特的计划在后来的 6 个月中虽然经过修改，但其基本设想并无大的改动。希特勒一方面观察西欧事态的发展，与英、法保持着和平信件的往来；一方面又寻找实施突然袭击的良机。在此期间，斯图登特曾 11 次接受了准备袭击的命令，每次命令都是在临起飞之前被撤销。第 12 次接到袭击的命令是在 5 月 9 日，这一次空降作战计划终于得到了实施。

荷兰当局根据其驻柏林武官从德国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搞到的情报，预料到德军将要进攻。荷军总司令温克尔曼中将对德国空降部队突击“荷兰要塞”的威胁了如指掌，他不断提醒其部下注意防范。因此，从 5 月 7 日起，荷兰采取了一些反空降措施：在各机场的跑道上和公路的重要地段上准备了载重汽车，设置了地雷和其他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障碍物；加强了机场、城市的警戒和伪装；加强了值班飞机和增加了高射火器；在沿海组织了猛烈的对空火力。但荷军大多数军官对此并不重视，他们过于相信哥雷比—皮尔防线、洪水的威力和法国实施支援的诺言。

海牙受挫

5月10日凌晨，德军航空兵袭击了荷兰、比利时、法国的40多个机场，夺取了制空权。对荷兰之战来说，最激烈的战斗并不是后来地面军队的突破，而是随后德军和荷军在“荷兰要塞”内的空降和反空降作战。

凌晨3时30分，德军对荷兰的瓦尔港、海牙、阿姆斯特丹、希尔维萨姆等地实施航空火力准备。在轰炸海牙兵营时，由于荷军未及时发出空袭警报，约800名士兵被炸死在床上。航空火力准备一直持续到运输机进入空降地区。

4时，运载第一批空降突击部队的运输机开始起飞。5时30分，第十八集团军向哥雷比—皮尔防线发起正面进攻。

在海牙方面，第7伞降师第2团第1营乘坐65架容克—52运输机，在战斗机护航下，从夜航机场起飞。机群在越过荷兰国境线，掠过平原，通过哥雷比—皮尔防线以及在飞向海岸时，把飞行高度降到30米作超低空飞行。当飞到海牙以西的河流交织地区时，飞机爬升到180米，并分成3个突击分队，分别飞向海牙周围的瓦尔肯堡、奥肯堡、伊彭堡3个机场。飞临海牙北边瓦尔肯堡机场的伞兵突击分队看到了德军空军对机场实施航空火力准备时投下的最后一批炸弹，正当轰炸机向后转弯返航的时候，容克—52运输机开始进入目标。伞兵降落在跑道上，很快集合完毕，与荷军机场警卫分队展开战斗，把荷兰军队驱逐出机场。7时30分左右，德军伞兵完全控制了机场。降落在海牙南边奥肯堡机场和海牙西边伊彭堡机场的两个伞兵突击分队也同时占领了这两个机场。这样，德军伞兵为即将到达的机降部队准备了3个良好的着陆场。

但是，德军虽然占领了机场并清除了跑道上的障碍，可是在每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个机场上只有一个轻装伞兵连在进行迎接机降的准备和坚守机场。当德军第一批机降部队的 100 架飞机运载 1 个步兵营飞抵瓦尔肯堡和另外 1 个步兵营飞抵伊彭堡，并于 7 时 30 分左右着陆的时候，荷兰军队正准备向这 3 个机场实施反冲击。伊彭堡周围的高射炮火一直很猛烈，因而运载步兵的飞机有 1. 2 架被击中。有的飞机带着熊熊烈火着陆，幸存的士兵钻出飞机，立即与反击的荷军激战起来。在瓦尔肯堡机降的步兵从正在滑行的运输机中跳出来进入攻击，沉重的容克—52 运输机有的在松软的跑道上陷了下去，直陷到轮轴，因而无法再起飞，结果被炮火击中燃烧起来。

下午，荷军组织了 6 个步兵营、1 个炮兵旅又 1 个炮兵团向 3 个机场进行大规模反击。机场周围燃烧的德军飞机残骸使荷军士气大振，他们以优势兵力发起猛烈的反冲击。

在瓦尔肯堡，荷兰步兵第 4 旅的 3 个营，在 1 个炮兵团的火力支援下，对据守在机场上的德军伞兵和步兵实施了反冲击，并将德军从西北方向赶出机场。德空降部队第二批运输机到达机场上空的时候，飞行员看到双方在跑道周围进行着激烈的战斗。飞行员与地面部队没有无线电联系，只能目视发现一些德国旗帜标示的阵地，并据此判断德军的位置。地面的混乱局面使飞行员不敢冒险着陆，只好在空中盘旋。看着机场上到处是第一批被击毁的破烂不堪的运输机，他们心里明白，第一批攻击部队遇上了不小的麻烦，在这样的机场上已无法继续着陆。空中指挥官下达了取消在机场着陆的命令。带队长机率领机群飞向附近的海岸，在卡特威吉克附近选了一块海滩当做备降场。然而，这块场地的土质实际上比他预料的要松软得多，因此在这里先着陆的 14 架飞机当中，有 7 架接地失事无法再起飞，着陆场顿时一片混乱。带队飞行员本人也被围在这里。他用无线电命令空中的其余飞机，要他们在通往海牙的公路上找地方着陆。由于战前曾预想过发生在公路上着陆的情况，所以德国空军的运输机飞行员曾在德国古特尔斯洛赫附近的公路上练习过在公路上着陆的飞行技术。于是整个编队向西南转弯，围绕这个城市盘旋飞行，最后试图在德尔夫特至鹿特丹的公路上着陆。但荷军在此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段公路上事先已设置了障碍物，因而在降落的 30 架容克—52 运输机中，有几架由于在着陆时损坏得过于严重而不能起飞，一些飞行员和大量机降部队因此而丧生。陷在卡特威吉克附近海滩上的 7 架飞机和机上人员，遭到荷兰步兵第 4 旅第 2 营的攻击，被赶出着陆场。第一批在瓦尔肯堡机场着陆的部队，被荷兰军队赶出机场后，退至瓦尔肯堡村庄里的防御阵地。荷军炮兵对这些阵地连续轰击了一个下午，但是德军据壕死守，拼死抵抗荷军的反击。

在奥肯堡和伊彭堡，荷军从中午发动的反冲击也非常积极。荷兰近卫旅派出该旅的第 1 营，在 1 个炮兵旅的支援下对奥肯堡机场实施反冲击，德军伞兵 1 个连在那里孤立无援，被驱逐出机场，向西南方向退却。荷兰近卫旅第 2 营和第 3 营，在海牙仓库守卫部队的支援下攻击伊彭堡机场，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夺回了该机场。荷军经过在海牙周围的一系列协同良好的反冲击之后，将主动权从德军手里夺了过来。

下午 4 时，第三批运载预备队及补给物资的运输机飞临海牙上空，但是这些飞机只能在海牙几个机场的上空无能为力地盘旋，因为地面仍在进行激烈的战斗，飞机不可能找到一块安全的地方着陆。鉴于这种情况，斯图登特通知第三批所有飞机统统在德军已占领的鹿特丹南面的瓦尔港机场降落。于是这些飞机从下午 5 时到 6 时相继进入瓦尔港机场机降，并在那里领受了在鹿特丹作战的新任务。

第 22 机降师师长斯庞尼克是随着第二批机群飞到伊彭堡机场上空的，由于无法着陆，便飞往奥肯堡机场。这里的情形也跟那里差不多，防空炮火很猛，跑道上尽是飞机残骸。突然，斯庞尼克乘坐的那架容克—52 运输机也被荷军的高炮击中。受了伤的运输机在空中盘旋着，寻找着陆的地点。机上的人看到有的飞机在海岸的沙滩上迫降在松软的沙地里，也有的飞机降落在鹿特丹至海牙之间的公路上。这架飞机的飞行员费了好大劲才降落在靠近森林的一块空地上。海牙周围到处是被迫降落的运输机和德军空降人员，大部分人员被分割在 4 个地方，他们大都是从自己的目标地域被赶出来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的。天黑前，斯庞尼克把各小股部队集中起来，约数百人，在海牙郊外的奥弗赖斯希构筑了“刺猬阵地”。因为兵力太弱，无法向市区进攻，又没有任何控制住的简易机场，斯庞尼克所受领的攻占荷军统帅部的任务无法完成。5月10傍晚，他通过携带式无线电台设法和第2航空队取得了联系，后来接到库赫勒的命令，让他放弃原来的计划，停止对海牙地进攻，向鹿特丹北部挺进。

荷军在海牙方面赢得了作战的胜利。在海牙落地的德军空降部队在荷军的反攻下大部被歼，有1500被俘，运输机损失90%。

鹿特丹得手

在鹿特丹方面，5月10日凌晨3时，刺耳的汽笛声就开始响彻街头和港口，这是空袭警报。瓦尔港机场附近的荷军步兵都躲进了机场的战壕和地道里，守在机枪和迫击炮旁，而这时却有两个预备连的士兵仍在机库的临时宿舍里蒙头大睡。正在他们做着美梦时，死神降临了。无数颗炸弹从天而降，落到机场边缘的战壕里和高炮阵地上爆炸。有一颗重磅炸弹正好命中了那座预备队正在里面酣睡的大机库。机库中弹后，马上燃烧起来，顷刻便倒塌了，不少士兵被压在里边。瓦尔港机场的防卫骨干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这次极为准确的轰炸是德军向鹿特丹方面实施空降突击的序幕。

就在瓦尔港的爆炸声停止、对空炮火寂静下来的同时，天空中又传来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德军第1特殊任务轰炸航空兵团第3大队的运输机，运载着伞兵第1团第3营和第2营的1个连，于5时准时地进入了鹿特丹的南部。炸弹坑遍及瓦尔港机场，燃烧着的机库冒出的浓烟使他们在空中很快认出了目标。伞兵们跳出了机舱，只见在机场和机场周围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小白点。他们在空中飘荡了15到20秒钟，慢慢地接近地面。这时，荷军才发现这是德军空降伞兵。接着，地面响起了机枪的射击声。荷军的防空炮火开始也一度打得很猛，可后来逐渐减弱，并且火力也不集中了。伞兵遭受的最大损失是由自己的过错造成的：1架载着伞兵的容克—52运输机竟然在大火熊熊的机库正上方实施空降，结果，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丝绸做的降落伞见火就着，许多伞兵就这样被活活地摔死了。但大部分伞兵是在瓦尔港机场两侧着陆的，并立即投入了战斗。这样一来，荷军就不得不分散火力对付机场外围的伞兵。经过约1小时的激战，伞兵控制了瓦尔港机场。

德军在做好迎接机降部队的准备后，第16机降步兵团开始机降。首先，一个运输机中队试图在机场着陆，但遭到小口径高炮的射击。有1架容克—52运输机的油箱被打漏，两台发动机起火。这架飞机好歹着陆了。还没等飞机停下来，舱门便打开了，士兵们从里面跳了出来。他们是施维贝克中尉指挥的第16机降步兵团第9连的两个排，是机降部队的先遣分队。紧接着，容克—52运输机陆续在燃烧着的飞机旁着陆。该团第3营营长霍尔蒂兹中校事后曾这样写道：“不出所料，这里是一片惊人的轰响。发动机的轰鸣声、机库里弹药的爆炸声和重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敌人的机枪在阻止飞机降落。但我们的士兵早已敏捷地跳出机舱，开始了攻击。”在德军机降过程中，荷军以密集炮火猛烈抗击搭载步兵的运输机，有几架运输机被地面炮火击中，其中1架坠地着火。荷兰海军的几艘小型舰艇也企图轰击着陆的机降部队，但被德国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所驱逐。此时，荷步兵第3营在重迫击炮火力和鹿特丹北部炮兵火力支援下，正在进行反击，但糟糕的是德军突然发出了绿色信号弹——这是荷军停止重火器射击的信号，荷军无从得知德军是怎么知道他们的信号的——结果荷军炮兵误认为这是自己发出的信号，因此停止了射击。机场守军失去了炮火支援，经不住德军伞兵和机降步兵的攻击，最后的抵抗陷于崩溃，残部举起双手当了俘虏。这时，德军运输机还在一架接一架地着陆，瓦尔港机场彻底落到德军手中。

夺占大桥

英国皇家空军在5月10日至11日的夜间，曾用轰炸瓦尔港机场，破坏主跑道的办法支援过荷军。但是德国容克—52运输机仍然在滑行道上、停机坪上以及附近的开阔地上不停地起飞和着陆。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然而，占领一个机场只不过是个开端。德国这次对鹿特丹进行空降作战的主要目的是夺取市中心马斯河上的几座重要桥梁。他们必须尽快占领并扼守住这几座桥梁。在瓦尔港机场着陆的第 16 机降步兵团第 3 营必须通过鹿特丹南部市区，走几公里后才能到达马斯河。为了防止荷军在他们到达之前将那几座桥梁炸掉，德军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这就是另外两支空降分队的任务。

一支是施勒特中尉指挥的第 16 机降步兵团第 11 连和部分工兵，约 120 人。他们在进攻发起的头一天夜里，潜入到奥耳登堡附近的次维舍南浴场。午夜，他们登上了在那里待命的 12 架亨克尔—59 双翼水上飞机。这是一种老式飞机，在它那箱形的机身下，挂着很大的浮筒。这种飞机被海军用来警戒海面和救护，把它用于作战，实在是太笨拙了。可是，就是这样笨拙的 12 架水上飞机，现在却从次维舍南海（实际是一个近似圆形的内陆湖）起飞了。飞机的载重量达到了最大限度。5 月 10 日 7 时，这些飞机沿着新马斯河，6 架由东，6 架由西进入了鹿特丹市中心。飞机以离水面几米的高度超低空进入目标，在维列姆大桥附近，成两列着水，随后驶向大桥。这时，机降兵打开舱门投下橡皮筏，然后坐上橡皮筏划向岸边。他们从防护堤登岸后，立即向东栈桥突击，迅速占领了旧港附近的莱乌和科依特两座桥梁，紧接着又夺取了南面最长的那座维列姆大桥，拆除了荷军设置在桥上的炸药。邻近的铁桥也被相继占领。几分钟内，12 架亨克尔—59 飞机运来的步兵和工兵就在马斯河两岸构筑起了桥头堡。荷兰守备部队立即反扑。德军士兵躲在桥下、墙后和建筑物的角落里抗击，死守着他们的桥头阵地。荷军的第一次反扑被击退了。但不管怎样，德军的兵力只有 120 人，如果这样下去，被消灭恐怕只是个时间问题。

另一支空降分队是第 1 伞兵团的第 11 连，约 60 人。他们在维列姆大桥以北不远的一个运动场上伞降着陆后截住几辆市内公共电车，横穿费耶努尔特区，急忙赶到河边。当时，第 15 机降步兵团 11 连正被困在桥头，情况危急，他们的到来，使形势有了好转。伞兵们越过马斯河，来到北面的桥头堡。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不久，在瓦尔港机降的第 16 机降步兵团第 3 营经过激烈的巷战后，也突到马斯河畔，他们占领了河上的几座小型桥梁和马斯河中的嗒德岛，并进一步增强了扼守维列姆大桥的力量。

荷军被赶出大桥后，从岸边阵地和附近高建筑物上向维列姆大桥猛烈射击，并出动炮艇对桥头进行炮击，对大桥进行了火力封锁。此时再想从桥上通过是非常困难的。德军真正打通维列姆大桥则是在 5 天 4 夜之后。但留在北岸的 60 名伞兵凭借桥头堡，顶住了荷军的猛烈反击，使荷军也无法利用这座大桥。

在通往“荷兰要塞”的道路上，除了鹿特丹市的维列姆大桥外，还有多尔德雷赫特大桥和默尔迪吉克大桥。德机降部队必须在这些桥梁未被炸毁时将它们夺到手，并坚守到第十八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第 9 装甲师开到，才有可能顺利占领荷兰。所以在鹿特丹方面作战的空降部队，还必须突击夺取多尔德雷赫特大桥和默尔迪吉克大桥。

夺取多尔德雷赫特大桥的是第 1 伞兵团第 3 连的两个排。他们着陆后几分钟就占领了大桥，并拆除了桥墩上安放的炸药。战斗中，连长布兰迪斯中尉阵亡。由于此处建筑物布局很乱，并靠近桥梁，荷军利用有利地形趁德军立足未稳进行反扑。于是德军将布劳尔上校率领的第 1 伞兵团主力和在瓦尔港机场机降的第 16 步兵团第 1 营投入该桥作战。双方进行了持续 3 天的反复争夺，直到 5 月 13 日第 9 装甲师开到，德军才完全占领了多尔德雷赫特大桥。

夺取默尔迪吉克大桥的是第 1 伞兵团第 2 营。该营没有保持完整建制作战，有一个连去支援攻占瓦尔港机场。剩下的兵力在德轰炸机对桥旁的碉堡和高炮阵地进行了准确的俯冲轰炸之后，由布罗盖上尉指挥，在桥的南北两个桥头堡附近伞降，对大桥守卫分队进行两面夹击，经过短促激战，顺利夺取了这座横跨荷兰迪普河的长 1.2 公里的公路桥和长 1.4 公里的铁路桥，并扼守到正面进攻军队到达。

在鹿特丹和多尔德雷赫特地域空降的德军不仅击退了荷军的反复冲击，而且还向多尔德雷赫特以南推进，并与在默尔迪吉克大桥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附近作战的德军空降部队建立了联系，他们使荷军始终未能炸毁任何一座大桥。10 日中午，斯图登特飞抵瓦尔港，接管鹿特丹、多尔德雷赫特、默尔迪吉克三角地区的防务。

在正面进攻的德军第十八集团军于 5 月 11 日突破了整个哥雷比—皮尔防线。当荷军企图往鹿特丹撤退时，发现德军已占领了那些桥梁，于是部队便混乱起来，这样更加快了德军的前进速度。5 月 12 日晚，德军胡比克少将指挥的第 9 装甲师先遣营到达了默尔迪吉克。13 日清晨，装甲车队在空降兵们高举双手的欢呼声中，通过了默尔迪吉克大桥向北推进，接着占领了多尔德雷赫特。当天傍晚，第一辆坦克开进了鹿特丹。

在维列姆大桥，德军第 16 机降步兵团第 3 营仍在拼命固守着。虽然荷兰的重炮和炮艇仍在猛轰维列姆大桥，但无济于事。德方的损失也很大。营长霍尔蒂兹中校奉命撤回坚守在北桥头堡的 60 名伞兵。但是他们无法撤回来，因为荷军封锁得太严。由于维列姆大桥为荷军封锁，德军地面进攻部队被阻于桥的南端。

5 月 13 日 16 时，德军开始敦促防守鹿特丹的荷军投降，经过一天谈判，没有结果。5 月 14 日 15 时，德军航空兵对鹿特丹市进行了狂轰滥炸，近 60 架轰炸机一次投弹 1300 余枚，共重 97 吨，市中心受到很大破坏，建筑物大部分被焚毁，居民死亡 900 余人。空袭后，17 时整，荷军城防司令斯哈罗上校亲自走过维列姆大桥向德军投降，并于 1 小时后签署了投降书。

在马斯河岸边阵地上坚守了 5 天 4 夜的德军空降部队的幸存者，从建筑物中、地下室和战壕里爬出来。桥头堡里死亡的伞兵很多，活着的都是满身泥土，衣服破烂不堪。紧接着，装甲部队通过公路桥，向北去接应第 22 机降师的残余部队。德军命令荷兰士兵带着武器到集合地点集中，此时，碰巧一支德国党卫军部队通过市区，以为突然与“武装”的荷军遭遇，顿时枪声大作。斯图登特听到枪声，马上跑到司令部的窗口，想加以制止，就在这时。一颗流弹打中了他的头部。幸亏有一名荷兰的外科医生为他及时治疗，他才免予丧命。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5月14日20时30分，荷军总司令温克尔曼将军通过广播命令全军投降。荷兰皇室及政府逃往伦敦。

德军空降部队在荷兰的空降作战并没有全部成功。由于荷军战前预有反空降准备，德军空降兵受到重大损失。德军在荷兰共空降1.6万余人，伤亡4000余人，1600名伞兵被荷军俘获并运送到英国。在海牙的空降完全失利，其第22机降师失去了几乎一半的军官和1/4的士兵。在鹿特丹的空降虽然取得成功，但也伤亡很大。德国空军投入的500架运输机损失了117架，这些飞机大多数是由空军航校提供的，飞行员大都是航校的飞行教官。这次空降作战，使德空军的后备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敦刻尔克大撤退（公元 1940 年 5 月 26 日—6 月 4 日）

《三十六计》第六套败战计中有“走为上”之计。这个计谋的主要内容是：“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这里主要是讲，在和敌人作战时，如果形势不利于我，当然要全军退却，避强待机。这种以退为进的战法，是符合正常的用兵法则的。因为在退却的被动形式中可以保存实力，创造“可进”的战机，借以转败为胜，所以称“走为上”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军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是如此。

组织这次英法盟军撤退的前线总指挥是英军多佛尔港司令官 B · 拉姆齐海军中将，德军组织对盟军撤退实施轰炸的是空中总司令戈林。盟军撤退了 33.8 万多人，但武器丢失殆尽，英军共丢弃火炮 2400 门，坦克 700 辆，机枪 8000 挺，舰船损失 226 艘，还有 302 架飞机被击毁，法军也损失 17 艘舰艇。

德军在半个月内的闪击

1940 年 5 月 10 日，晨雾从法兰西的江河上向着葱郁的草地和鲜花盛开的果园弥漫开来，预示着一个欢乐明媚的春日即将来临；就在这时，一场可怕的暴风雨猛烈侵袭大地。经过 8 个月的只宣不战的“战争”，就在英国首相内维尔 · 张伯伦断言“希特勒已错过时机”之后 5 个星期，德国对西方发动了闪电进攻。

发动这场猛攻的共有 136 个训练有素的师，打前阵的是拥有 30 辆坦克和大量装甲车群的 10 个装甲师，另外，还有一批又一批的重型轰炸机、俯冲轰炸机、战斗机、伞兵运输机以及满载空击队的滑翔机。纳粹德国以这些庞大的武装力量，开始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入侵。

德国人毫无顾忌地将中立的荷、比、卢三国猝然置于不宣而战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的总体战的狂涛之中。包克和伦斯德将军手下的 72 个师，以伞兵部队、骚扰部队、俯冲轰炸机和装甲师为前锋，潮水似地向前涌来。与此同时，克莱斯特将军的集团军长驱直入，一群群坦克、装甲车、火炮、装甲运兵车以及卡车运载的步兵部队，以迅猛的速度向前推进。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和速度是以往战争中闻所未闻的。喷吐着火舌的装甲车汇成一股骇人的洪流冲向防守部队。装甲车队前面，一批批弯翼的施图卡俯冲轰炸机用高爆炸弹对他们轰炸袭击。样子难看的黑色施图卡机，咆哮着往下直冲，进行低空轰炸，投弹以后又立即改出俯冲，急速地爬向高空——这种垂直俯冲起到了某种咄咄逼人的恐怖效果。对好多士兵来说，这种冲击似乎就是针对他们本人。毫无经验的法国部队开始瓦解了。德国装甲部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过了马斯河防线。

当南方战场灾难一个接着一个的时候，盟军北部战线已被撕裂分割，德国装甲部队在南面日益深入法境，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只能退守下一道防线——埃斯考河防线，那儿有 9 个英国师中的 7 个师层层把守着。德军进入布鲁塞尔和康布雷，并且绕过圣康坦。5 月 18 日，德国装甲师包围亚眠。

德国装甲部队的矛头已威胁到英国远征军的交通线。很明显，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巴黎，而是英吉利海峡各港口。此时，法国最高统帅部已丧失了决断的能力，同时又未能准备好相当的部队，对迅速扩大的德军楔形阵地展开反攻。

这时候，德国从陆空两路歼灭陷入罗网的英国远征军的猛攻已在进行之中。伦斯德装甲部队的 5 个师推进到离敦刻尔克港 12 英里以内的地方，从西面和西南面封住网口；包克的集团军则从东面和东南面步步紧逼。伦斯德将提供铁砧，而包克就用他的大规模步兵、炮兵当作铁锤。在空中，德国空军将施加展全部队威力消灭英军或迫使英军投降。

到 10 月 20 日担任主攻的“A”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出其不意地冲过陡峭的、森林密布的比利时阿登山区，闯过了马斯河上的桥头堡，突破了固若金汤的色当防线，一直进击到亚眠和阿布维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尔，抵达海峡之滨。“B”集团军占领了荷兰之后，像可怕的浪潮一样不断向南涌来，占领了比利时北部的广大地区。A、B两个集团军的72个师，如同一把巨大的卡钳，将数十万英法盟军紧紧卡住，然后一步一步地将他们推向英吉利海峡。在这种情况下，盟军的出路只有三条——投降、媾和、退却。三者相比，利害得失，经纬分明。投降，意味闪电战彻底败北；媾和，可以算一半失败；退却，则有可能保存实力，转败为胜。

丘吉尔批准实施“发电机”计划

英国远征军和整个法国第一集团军，受到德国装甲部队巨大钳口的威胁，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危急。5月20日盟军统帅部举行了紧急会议，讨论战局和作战计划，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被围困的数十万盟军，向南、向北和向东突围已都不可能了，坚守防御阵地的结局也只能是全军覆没。现在只有一条生路，就是迅速集结一切能调动的船舰，开赴敦刻尔克一带，通过英吉利海峡，撤出陷入重围的将士们。多数将领和丘吉尔的想法一致，认为此刻走是上策，保存一些经过战火考验的将士，将来就有重新杀回来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以法国第一集团军指挥官布郎夏尔将军和总参谋长艾恩德为首的几个将领，却坚决持反对态度。他们主张同德军血战到底，将最后一滴血洒在法国的土地上。撤退与坚守这两种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最后制定了号称“发电机”的撤退计划，并决定一面坚持顽强的防御，一面调动一切能使用的大船小舰，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实施“发电机”计划。

随着战局的日益严重，盟军处境岌岌可危，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除撤退外再无别法。于是，盟军统帅部于5月26日下达了实施“发电机”计划的命令。要从重围之中，从敌人的鼻子底下，从波浪汹涌的海峡上撤走数十万大军，该是何等不易啊！为此，英国迅速调集了1000多只大小船舰，（其中含皇家海军的许多驱逐舰），并忍痛给一些部队下达了“战斗到死”的命令，以配合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作战，阻挡德军的攻势，掩护大部队撤退。同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时，又迅速在格拉夫林、敦刻尔克和尼波特一带，配制了强大的反坦克火力，建立了比较坚固的桥头阵地；从加莱至敦刻尔克，尤其是在格拉夫林一线，建立了重要的洪水防线。这道防线的作用，就是将敦刻尔克和加莱之间沿海一带的水闸打开，让大水淹没周围的低地。这样，已经到达阿布维尔地域外海滨并沿着海岸迅速北上向海峡港口推进的装甲部队，被一片洪水挡住了去路。有些地域的洪水逐渐退却之后，只剩下一些不太深的积水，德军的集群坦克便呼啸着向积水冲来。突然，炮声隆隆，积水中溅起无数高大的水柱。刹那间，一片汪洋似的积水变成了大海。原来，这是盟军的“水困火攻”的防御阵地。他们在积水中倒进了大量的汽油和酒精。炮弹和燃烧弹一打进水中，便熊熊燃烧起来了。烈焰吞没了德军的坦克群。有的驾驶员惊慌失措，在烈焰中乱冲乱窜；有的驾驶员被烧昏了，坦克停在烈焰中任其焚烧；有的坦克在烈焰中吸不进空气了，发动机停止了转动。一股德军装甲部队的攻击就这样在烈焰中失败了。

然而，尽管这样，敌人仍不断从陆上、海上和空中加强对敦刻尔克及其海口通道袭击。成群的德国飞机，在英吉利海峡周围的云中钻来钻去把成千吨炸药倾泄在毫无掩蔽的海滩上，倾泻在满载撤退官兵的船舰上。撤退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英国皇家空军的勇士们，为了他们在陆上将士们的生存，同数量众多的德国机群，一次又一次地顽强搏斗，将数百架德国飞机击落，从而保护了海峡中的撤退舰队免受重大损失。

那一天，一批又一批的敌机把天空都遮住了。炮弹和炸弹四下呼啸爆炸，海滩、堤道和港口成了一片火海。至少有 11 艘船只被击沉，9 艘遭重创。然而任凭轰炸机在头上咆哮，一队队英国远征军官兵临危不惧、秩序井然地迅速登船。从午夜直到凌晨 3 时，共救出 26, 256 人，19, 561 人由大船从港口接走，6, 696 人乘小船从海滩撤走。

不几天，在英国远征军的大部队已经撤退的时刻，几名英国将领来到和他们并肩战斗的第一集团军指挥部，劝将领们赶快随英军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撤退。但这些将领们也像他们的总指挥官布郎夏尔那样强硬，斩钉截铁地说：“撤退就是逃跑，就是怕死鬼，我们宁愿将最后一滴血洒在法国的土地上，也决不撤退！”两天后，法国第一集团军一部被德军围歼，5万多人被俘，数以万计的将士在法国的国土上，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其中有几名将官，带领4至5万名法军士兵拼死苦战，踏着尸体和热血杀出重围，在敦刻尔克登船，同英国征部队一起撤退了。

到6月4日下午5点23分，盟军总共从敦刻尔克港和海滩上，撤走了236,000人。被称为“大救星”的“发电机”计划成功了。难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莫乐曾经这样评价：“德国的失败和欧洲的光复始于敦刻尔克。”

有计划的“退”是为了主动的“进”

历时10天的敦刻尔克撤退战，打破了战争史上从海上撤退的规模。这次令人惊骇的大撤退，总共救出英法盟军士兵236,500余人。这些饱经战火洗礼的士兵，在尔后迫使德军溃败的一些战役中，曾经发挥了何等巨大的作用，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但当时退守在敦刻尔克的盟军，三面受敌，一面濒海，处境极为危险，为什么德军能让其撤退的呢？据西方评论家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希特勒想保存坦克部队的实力，以便迅速南下击败法国，进而迫使英国言和。空军总司令戈林也向希特勒保证，他的空军能够消灭聚集在敦刻尔克滩头的盟军。所以希特勒就把歼灭敦刻尔克盟军的任务，交给了德国空军。

英国和法国有些人士，长久以来一直自愧地认为敦刻尔克与其说是一个重大战役，还不如说是一场奇耻大辱，因为在庞大的德国装甲部队的攻势下，整个盟军防线迅速土崩瓦解，几十万英国远征军和法国军队陷于敌军重围之中，除从海上撤退外别无它途。由此看来，敦刻尔克大撤退确实是盟军大溃败的顶点，但美国五角大楼却将这次战役列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各次战役之首，予以富有积极意义的评价，这真是一件令人感到饶有兴味的事情。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他们所以这样评价，并不是没有道理的。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的武装力量倾巢而出，向着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猛扑过来，如同一把巨大的卡钳，将数十万英法盟军紧紧卡住，然后一步一步地将他们推向英吉利海峡。在这种情况下，退却，则有可能保存实力，转败为胜。所以，盟军当机立断，迅疾改变自己的行动，实行撤退作战，从敦刻尔克港登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撤回到英伦三岛。

这次大撤退，是有计划地主动“退”，是在被动形式中保存实力的“退”，是孕育着待机取胜的“退”。倘若没有这种“退”，那末等待盟军的必然是屈膝投降或全军覆没，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就在敦刻尔克撤退的紧急时刻，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对议员们说：“我们必须极其小心，不要把这次救援行动涂上一层胜利的色彩。战争不是靠撤退来打赢的。但是，在这次救援行动却包含着胜利，这一点应当予以注意。”他还说：“尽管眼前的胜利属于越过阿登山区而来的德军军队，然而他们的失败正是从敦刻尔克开始的。”这番话是颇耐人寻味的。

“走为上”古已有之，并不稀奇。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敦刻尔克战争，就可以发现敦刻尔克撤退作战，与过去常见的撤退相比，有着许多不同的新特点和新作法。了解这些新特点和新作法，无疑会使人们对现代条件下的撤退作战有更深的认识。

攻撤互寓，同时并举，是这次撤退战的一个特点。在整个撤退过程中，不仅有精锐的陆军部队抵御着德国步兵的屡次进攻，而且还有强大的皇家海军对德军展开战斗，一艘艘驱逐舰，一次又一次地击退德国的鱼雷艇、潜艇和轰炸机的攻击。有时，这些驱逐舰还迅速地靠近海岸，轰击加莱、格拉夫林和纽波特一带的德军炮群。这种攻中有撤，撤中有攻，攻撤互寓的作战形式，给现代条件下的撤退战带来了新的变化。

实行空中掩护，建立空中保护伞，是这次撤退战的又一个特点。尽管德国元帅、空军司令戈林的施图卡机、亨克尔机和道尼尔机几乎整天都在港区和海滩上空盘旋俯冲，企图炸毁盟军涌向敦刻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尔克的通道，并试图抹掉敦刻尔克勤克的滩头阵地，但是由于皇家空军把每一架可以动用的战斗机都投入了敦刻尔克上空的战斗，有效地抗击着德军的空中的横行，从而保障了撤退走廊和海滩通道的是畅通。这种这保掩护的重大作用对盟军撤退之胜来讲，无论怎样估计都不算过高。正如丘吉尔在下院报告敦刻尔克奇迹时所指出的，这次救援行动的胜利，“是靠空军赢得的……这是英德空军之间的一次重大较量。空中的德国人试图使海滩上的撤退无法进行，试图将几乎所有出现在海面上的长达数千艘的船只击沉……但他们被我们击败了，他们的任务遭到挫败，我们把军队撤走了。”

当然，敦刻尔克战争不仅仅在这些方面对传统的撤退方式提出了挑战，在其它方面还有一些值得探讨之处，这里就不一一加以评论了。仅就上述而言，就足以说明现代条件下撤退作战，并不像过去战争常见的那样，在少量后卫部队掩护下，就可以隐蔽地突围和转移，现在却常常是陆军的撤退，空军在进攻，或者海上在撤退，陆上在进攻，或者在空军掩护下，陆、海军边撤退、边进攻。这种情形表明，现代条件下的撤退作战将比过去更复杂，难题也更多。

“打不赢就走”，是敦刻尔克战争的一大特点，为何而走，怎样走，“盟军”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新鲜经验。这些经验既包含着尚待探讨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也包含着临机应变的极大学问。今天，我们重提这个战例，目的在于给新一代的军人提出一个思考题，即在现代条件下作战，根据战略需要必须撤退时，究竟怎样退、怎样走得脱的问题。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不列颠之战（公元 1940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对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英国同仇敌忾，进行了全国性的反空袭作战。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空战，使德国被迫陷入了一场难以随的持久的消耗战，而英国则成了欧洲抵抗法西斯入侵的重要阵地。这次空战是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次遭到失败的战役，并成为其最终失败的前奏。

德空军用于这次空袭作战的飞机约 2600 架，英国防空系统除有 700 架左右的飞机之外，还有高射炮、雷达、探照灯和气球等。指挥这次空中战役的是德国空军司令戈林，英国国土防空总指挥丘吉尔，空军司令是道丁。

“海狮”出笼

1939 年 9 月 1 日，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 年初，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等国相继沦陷。5 月，德军翻越阿登山脉，绕过马其诺防线深入法国领土。纳粹德国的铁蹄很快将脆弱的法兰西抵抗力量碾得粉碎。6 月 22 日，法国投降。然而，英国却成功地用军舰、商船、渔船等渡海工具从敦刻尔克撤回了远征军以及法国抵抗力量 30 余万人，从而使英国拥有了令纳粹德国感到不安的抵抗实力。

轻而易举的胜利使希特勒的欲望无限膨胀起来，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东方，准备向苏联发动进攻。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希特勒希望能与英国媾和。他相信，英国人已经吓怕了，只要他一进行战争恐吓，敌人就会不战而降，和谈当然是英国人求之不得的。因此，在 1940 年 5 月至 7 月这两个月里，希特勒并没有定下进攻英国的具体计划，而是在草拟对英国的“和约”。他通过当时中立的瑞典国王和梵蒂冈的罗马教皇，向伦敦试探和谈的可能性。纳粹党徒还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企图绑架取道西班牙和葡萄牙前往巴哈马就任总督的英王的兄嫂温莎公爵夫妇，妄图以重金收买，为其沟通和谈渠道。

然而，此时担任英国首相的已不是软弱无能的张伯伦，而是“好战”的原海军大臣丘吉尔。英国人民对政府过去执行的绥靖政策已深厌痛绝，他们不能容忍政府一错再错。5月13日，丘吉尔在首相就职典礼上代表内阁全体成员演讲：“……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赋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和空中发动战争，向黑暗可悲的、人类罪恶史上没有先例的兽性暴政发动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以丘吉尔为代表的的新政府代表英国人民向万恶的纳粹公开表明了战斗到底的决心。

英国人的抵抗决心使纳粹德国的诱降计划彻底破产。于是，恼羞成怒的希特勒决心以武力征服。

1940年7月16日，希特勒发出了准备进攻英国的16号指令，即“海狮计划”。“海狮计划”总的战略意图是：在从拉姆斯格特到怀特岛以西的广阔战线上，进行一次突然的军事行动；以部署在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3000架飞机去摧毁英国的防御体系，在空战中消灭英国空军，并用火力压制住英国海军，夺取制空、制海权，然后派25到40个师登陆作战，一举占领英国。“海狮计划”规定：在8月5日前后开始对英国进行空中攻势，然后根据空中攻势的结果决定登陆日期。因此，“海狮计划”成败的关键将取决于空中战役的结果。希特勒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空军司令戈林身上。

帝国元帅戈林1893年1月生于巴伐利亚，其父与铁血宰相俾斯麦关系亲密，曾受俾斯麦委派出任德属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总督。戈林1911年毕业于德国的“西点”——大利希特菲尔德军事学院，然后转入空军学习飞行，一战中曾任著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的最后一任指挥官。一战结束后，落难的戈林结识了希特勒，成为希特勒的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为希特勒组建自己的队伍，夺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1935年，戈林又受命组建了独立的德国空军。在戈林的扶植下，德国空军迅速发展，至1940年初，已拥有各类飞机4000余架，另外每月还能新增战斗机475架、轰炸机265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架。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戈林组成了攻击英国的空军集团。该集团由第2、第3、第5航空队组成，分别部署在法国西北部、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从而形成了对英国的半月形攻击态势。该集团共拥有各类作战飞机3500余架，其中战斗机1400余架，轰炸机1600余架，各型预备飞机400余架。而当时英国本土防空力量只有战斗机约800架，高炮2000余门。德军无疑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戈林向希特勒宣称，他的空军“只需4天时间，就可像进攻波兰那样战胜英国”。然而，戈林忽视了英国巨大的战争潜力。不列颠之战开始不久，英国航空工业随即加紧了作战飞机的生产，仅8月份就生产各类飞机1600架，其中歼击机600余架；而且英国拥有本土防卫作战的有利条件，飞行员没有被捕的风险。

事实上，纳粹德国在6月初就以一小部分兵力开始了对英国的试探性轰炸，企图通过轰炸诱使英国战斗机暴露实力和驻地，以查明英国空军的兵力与部署情况，消耗与疲惫英国空军的战斗力及试探英国防空体系的范围和有效程度。德国空军所选择的轰炸目标主要有空军基地、城市和运输商船。尽管在两个多月的试探性轰炸中，德国差不多攻击了英国所有的空军基地，炸沉船只45万余吨，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英国的战争准备，但英国空军的顽强抵抗使“海狮计划”尚未付诸实施即遭到挫折。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次空战发生在7月10日。

7月10日早晨，巡逻中的德国侦察机发现了从福克斯顿驶往多佛尔的英国大型沿海护卫舰队。情报很快传到了德军海峡轰炸机队司令约翰内斯·芬克上校的前线指挥部。指挥部立即向1个轰炸机大队发出了战斗警报，并命令1个歼击机大队护航，另1个驱逐机大队也飞往同一目标。这70余架德国飞机很快升空，组成立体编队向英国海岸扑去。芬克上校自负地命令说：“坚决将其击沉，决不允许英国船只在海峡航行。”看来，他是下决心要给英国船队一点颜色。

德机起飞后不久，英国本土搜索雷达网中的几个雷达站同时发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现在加来上空有大批敌机集结。于是，英国战斗机迅速从拉姆斯格特附近的曼斯顿机场起飞迎战。英空军第 32 飞行中队的 6 架“旋风”式战斗机在比金·希尔队长的率领下向加来上空飞去。飞行员们在地面雷达引导下准确地向敌机逼近。当强大的德机阵容出现在面前时，他们不禁大吃一惊：敌机分为三层。组成了低、中、高立体队型。在 20 架轰炸机上面是一层近距离支援的驱逐机，最上一层是歼击机。

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惊慌失措。队长比金·希尔中尉冷静地命令战友们飞进积雨云中，躲过德国歼击机群，然后再伺机袭击飞行在歼击机群下方的轰炸机。

时机终于来了。“攻击！”希尔果断发出了战斗命令。

3 架“旋风”战斗机像饿虎扑食一样向敌轰炸机群直扑过去，另外 3 架则朝驱逐机群猛冲，奋力阻击敌护航机队，为同伴歼敌创造条件。

这是一场 6：70 的空中肉搏战！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空中攻击战！

顷刻之间，船队上方布满了盘旋翻滚，追逐混战的飞机。发动机尖厉的吼叫声，机枪、机炮呼啸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德国轰炸机被突如其来的英国飞机吓懵了，仓惶扔下炸弹，海面上顿时掀起一股股冲天水柱。

1 架德机首先被击中，拖着浓烟滚滚的尾巴一头栽向大海。接着，又是“轰”的一声巨响，2 架德机相撞了，天空顿时闪现出一个巨大的火球，燃烧着的飞机残骸碎片漫天撒落在英吉利海峡。面对这种形势，德机匆忙返航，撤出战斗。它们只击中了 1 艘船。而英国 6 名飞行员全部安全返航。

“鹰目计划”

“海狮计划”实施前空战的失败未能打消希特勒吞并英国的野心。相反，他希望“德国空军对英国的伟大空战”立刻开始实施。8 月 2 日，德国空军总司令部发布了发动“不列颠战役”的命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令。戈林夸下海口：英国南部的空中防御将在 4 天内土崩瓦解，而英国空军则将在 4 周之内被逐出美国上空。8 月 6 日，戈林命令下级指挥官在 10 日开始全面出击。这次进攻计划被称为“鹰目”计划。许多德国飞行员一想到这项能使他们赢得战争胜利的“鹰目”计划就得意非凡，他们把不列颠岛的地图画在机身上，并加上“伦敦—8 月 15 日—完蛋”这种十分傲慢的说明。

由于天气原因，计划被迫推迟。8 月 12 日，戈林下令于次日实施“鹰目”计划。作为大空袭的前奏，德国空军 12 日对英军的沿岸雷达站进行了猛烈的突袭。英国有 6 个雷达站被击中并遭严重破坏，1 个雷达站被完全摧毁，但德国人此时还不了解雷达对英国防空的重要性，他们在发展和运用这种电子装置方面远远落在英国人后面。德国王牌飞行员阿道夫·加兰德后来说：“我们意识到皇家战斗机中队一定受地面某种新装置的控制，因为我们听到指挥‘喷火’式和‘飓风’式飞机同德国机群作战的命令是非常熟练和准确的。这种雷达及其对战斗机的控制使我们感到意外，而且是非常惨痛的意外。可是我们却拿它没有办法，怎么也炸不烂它。”

从 8 月 13 日开始至 8 月 23 日，“不列颠战役”进入第一阶段，在历时 10 天的战斗中，德国对英国进行了 5 次大规模轰炸，企图摧毁英国空军。德国空军采取的战术手段是集中优势兵力，空袭英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和空军主力配置地区；采取大机群出航，小编队进入目标分波次连续突击，使英国防空力量个能实施集中抗击。

8 月 13 日，天空阴云密布，能见度极差，特别是在苏塞克斯和肯特上空，密布的浓云常常低至 4000 英尺，天气比以前更不适合空战。但戈林已经不能再等了，希特勒已急不可耐，甚至有点愤怒了。于是，强大的德国轰炸机队按计划出发了。

但是，护航的战斗机队却没有按计划同时起飞，只有少数战斗机跟随而出，德国轰炸机只好在几乎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情况下单独出击。由 80 架“道尼尔”—17 飞机组组成的庞大机群前去轰炸东彻奇机场和希尔内斯港口，数量差不多的“容克”—88 飞机，从海岸上空轰鸣而过，飞向奥迪汉和法恩巴勒，一大群“施图卡”飞机则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沿着汉普郡海岸线飞行。

由于部署了警戒雷达，英国战斗机司令部很快得到了德军即将来空袭的情报。第 8 战斗机大队司令派克将军命令两个“喷火”式飞行中队和两个“旋风”式飞行中队前去保护泰晤士河口的一支船队以及霍金吉、罗斯汤两地的前进机场，并派出一个机群在坎特伯雷上空巡逻。他把 2/3 的“喷火”式飞机和一半的“旋风”式飞机留在手头，以便对敌机实施集中攻击。第 10 战斗机大队司令布兰德也派出了两个中队的“旋风”飞机到多塞特上空巡逻。

德国最先出击的是第 1 飞行训练团第 5 驱逐机大队。23 架双引擎驱逐机在大队长林斯贝尔格上尉的率领下，进入苏格兰南岸地区。

当林斯贝尔格上尉越过英国海岸线时，处在编队最后的一架飞机发出警报：“后方发现‘喷火’式飞机。”

这一声警报使德国飞行员们像遭到电击一样，神经顿时紧张起来。他们明白：多少显得有些笨拙的双发“梅塞施米特”飞机的飞行性能不如英国的“喷火”式。“梅塞施米特”-110 飞机于 1936 年编入现役，最高速度为 545 公里/小时，航程 1400 公里，机载 20 毫米航炮 2 门，7.92 毫米机枪 6 挺；“喷火”式飞机 1937 年底开始服役，时速 500 公里/小时，机载 8 挺勃郎宁机枪，射速高达 1260 发/分。尽管“喷火”式飞机的速度和爬升率要稍慢于梅塞施米特-110，但其转弯半径小，操纵方便，战斗中显得机动灵活。

林斯贝尔格立即命令全队排成圆形防御阵式，互相掩护尾部。林斯贝尔格率先按编队部署开始转弯。在他还没有完全转过来的时候，飞在高空的英国歼击机突然高速从后方追了上来。

林斯贝尔格的飞机马上向右一拐，巧妙地避开了“喷火”式飞机的火力。好险哪！子弹从他的左侧擦身而过，“喷火”式战斗机扑了个空。另一架德机想用俯冲动作躲避，但却没有林斯贝尔格走运，这架德机的速度没能一下子提起来，因而被英国飞机紧紧咬住，遭到攻击。

“喷火”式飞机的机翼下喷吐着火舌，竭尽全力向圆形方阵俯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冲而来。水平飞行的驱逐机在射程之内能够捕捉战机的时间只有短暂的一瞬，因此，“喷火”式飞机的 8 挺机枪一齐向德国飞机喷射。一会儿，就有两架德机被击落了。

林斯贝尔格上尉的驱逐机大队返回基地时损伤过半，有 5 架被击毁，10 多架中弹受伤。这次出击引起的余波两天后还在德军中回荡。戈林大发脾气，他怎么也不能容忍他的空军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战果给戈林一记响亮的耳光。他夸下的海口看来不可能实现了。

德军在其他方向的情况也同样不妙，以东彻奇机场为目标的德国轰炸机群显然成功地实施了轰炸，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希尔内斯港为目的地的轰炸机群更不走运，被英国“旋风”式飞机紧紧咬住，只好胡乱扔出炸弹，偷鸡不成反蚀把米。“鹰目”行动结束时，德国空军共损失飞机 47 架，另有 80 余架被击伤，而英国空军仅损失飞机 13 架。“进攻失败了”，德国空军里希特霍芬将军在日记里沉痛而又无可奈何地写道。

8 月 15 日，天气开始出人意料的好转，云雾逐渐散去，持续了好几天的阴暗天气豁然晴朗，这是实施大规模空袭的大好天气。德国空军统帅部根本没有估计到天气的变化，各航空队的指挥官都被戈林召到卡琳山庄开会去了。

留在加来博宁格斯司令部值班的德国空军第 2 航空队参谋长保罗·戴希曼上校长时间地仰望天空。他在考虑到底该怎么办。最后，戴希曼以一个军人的责任感承担了风险。他立即向各部队发出了出击的命令。谁能料到，这一天竟会成为对英本土空战中最激烈最壮观的一天。

根据戴希曼的命令，德国空军倾巢而出，庞大的机群由 1800 余架飞机组成，其中轰炸机 600 余架，战斗机 1200 余架。整个英格兰南部上空顿时充满了战斗的喧嚣：轰炸机隆隆轰鸣，战斗机腾升俯冲，穿梭交织，机枪疯狂地扫射，机炮连续喷射着冒火的弹头……这是世界空战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大奇观。

德国空军在英格兰南部投入如此强大的兵力有其很深的用意。因为德国空军从基地到作战目标距离约 650—750 公里，再加上全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程 20% 左右的“战术备份”航程，这样攻击英国本土的飞机就必须具有 1800 公里左右的续航力。但当时“梅塞施米特”—109 战斗机的航程只有 750 公里，刚飞至英国海岸就会因燃油耗尽而坠入海中。这样，德国“亨克尔”—111 及“容充”轰炸机就不得不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出击。这无异于飞蛾扑火，非常危险。因此，德国空军企图通过猛攻南部来钳制英国战斗机，以便在对英格兰中部实施突击时遭到尽可能少的敌机阻截。

然而，德国空军的这个阴谋被英国道丁元帅识破了。道丁把原来部署在英格兰南部双方争夺焦点以外的第 11 战斗机大队北调苏格兰，与一直没有参战的第 12、13 战斗机大队合兵一处，这样德军的企图又破产了。

正当英格兰南部上空空战正酣时，英格兰北部上空也展开了激烈的厮杀，这又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恶战。13 时 45 分，德军第一攻击波共 63 架“亨克尔”—111 飞机飞往细卡斯尔北部地区。当机群离英格兰海岸大约还有 40 公里时，机上的无线电设备突然喧嚣起来，敌情报告一个接一个：

“左侧发现‘喷火’式战斗机！”

“敌战斗机正从太阳方向飞来！”

“我机遭到敌机攻击！”

为该机群护航的是驻斯塔万格福斯基地的第 76 驱逐机团第 1 大队的 21 架驱逐机。这个大队战斗力强，历史上战果辉煌，在 1939 年 12 月德意志湾空战中曾击落过当时参战的英“惠灵顿”式飞机的大半。在占领挪威时，也是该大队冒着对方绵密的防空火网，最先降落在奥斯陆的福内布机场。在德国空军中，这个大队名声显赫。

但是，今天的任务似乎非常棘手。英国空军不但比他们更为顽强，而且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

飞在这个驱逐机掩护编队最前面的是大队长雷斯特曼上尉，他的任务是配合负责侦听的中队长哈特维希监听英国战斗机之间的通信联络。他想以此为突破口掌握英国空军的防御体系，从而制定德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国轰炸机部队相应的战术及飞行航线等。可是，还没等他们侦听清楚什么内容，英国的一架“喷火”式飞机就顺着阳光向德指挥机扑来。雷斯特曼还没来得及调头进入迎战状态就被对方密集射击的子弹击中，飞机尖叫着一头栽进大海，大队长雷斯特曼上尉与飞机一起葬身英吉利海峡。

击落这架指挥机的是英国第 72 飞行中队的“喷火”式战斗机。15 分钟后，前来阻击的英国飞机从四面向德机发起了立体攻势，又 1 架德机被击伤。面对强大的对手，双方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英国也有数架飞机被击毁或因伤退出战斗。

16 时 45 分，英格兰南部空域的格斗仍在进行。这时，德国 200 多架飞机组成的编队越过海峡向北飞去。

在 1 小时前刚刚结束战斗的英国空军“喷火”式和“飓风”式飞机已在地面待命。不一会儿，几乎所有中队都发出了“起飞准备完毕”的信号。一声令下，170 余架飞机同时升空，前去迎击从南部入侵的德国飞机。

德国飞行员切身体验到了英军顽强抵抗的滋味。当英国海岸刚刚出现在领航员黑尔比希上尉眼前时，这种体验随即又开始了。各中队编队最后的所有“容克” 88 式飞机几乎同时发出警报：“后面发现敌战斗机。”

从德机后方飞来的是英国的“喷火”式飞机，它们所有的机枪都吐着复仇的火舌，从德机编队上方向下俯冲，其速度之快令人惊讶。这些飞机刚冲过有效发射阵位便又重新拉起，迅速上升转弯，占领有利位置，准备再次攻击。天空中顿时出现一道道优美的弧形尾迹。

黑尔比希看到为轰炸机护航的战斗机群。正在数千米上空穷于应战，已无暇他顾。看来依赖它们的保护已是不可能了，只好依靠自己了。德机没有改变原来的航线，继续朝目标飞行。为了做到尾部射手能彼此掩护，德机采取了密集队形。

英国“喷火”式战斗机又开始了新一轮攻击。针对德机的新队形，英机采用了分别夹击殿后轰炸机的战术。这样一来，德军飞机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无计可施，只得转弯躲避，编队被打乱了。英国战斗机乘机追击四处逃窜的“容充”飞机，天空顿时出现了一幅追逐场面，英军的“猎兔战”开始了。德国轰炸机陷入了一片混乱的逃亡之中。

其后几天，由于天气恶劣，空战中断。至 23 日，不列颠之战的第一阶段结束。在这一阶段中，英国有 12 个空军基地被摧毁，6 个雷达站失去工作能力，1 个指挥中心被炸，7 个飞机制造厂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另外还有 1 座弹药库、10 座储油库被炸毁。但是，由于德国选择的目标太多，活动的地区过于广阔，从而分散了兵力，降低了轰炸效果。同时，德国空军本身也损失惨重，轰炸机几乎消耗了 $1/3$ ，因此，它的预期目的没有实现。最令德国飞行员感到莫名其妙的是，他们明明是根据地面指令飞行、轰炸，可偏偏有 $4/5$ 的炸弹没有命中目标，却投在了荒山旷野；而英国战斗机日复一日，甚至每时每刻都非常及时地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英国的飞机好像预先计算好了将与越过英吉利海峡的德机的遭遇时间而从机场起飞的。德国飞行员对此非常疑惑且百思不得其解。其实，他们怎能想到将在半个世纪以后把整个世界都闹得沸沸扬扬的“电子战”此时已拉开了序幕。

当时德国飞机还没有独立的机载导航设备，主要靠地面无线电定向信标导航。对此，英国很快研制出了一系列“梅康”电台，用于截获德军电台发出的信号，然后加以放大再从别处发射出去，从而把德国飞机引入歧途。时隔不久，这种对抗又有了新发展。当德军使用一种无线电射束相当准确地把轰炸机引向目标上空时，英国也相应建立起一批电台，利用“分裂射束”法干扰德军的无线电射束，使德军飞机投掷的炸弹偏离目标。正是通过这种对抗，英国有效地减小了德国空袭造成的损失。德军主持无线电射束研究的马蒂尼战后承认，他没有及早觉察到一场高频率战争已经开始，过低估计了英国进行电子对抗的能力。

戈林对德国空军的战绩非常不满。19 日，他在卡琳庄园回顾了局势后命令：等天气好转，空军立即集中力量攻击英国皇家空军。

从 8 月 24 日开始，德军汲取了前一阶段的教训，集中全力轰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炸英国第 11 战斗机大队所部署的区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德国从 8 月 24 日至 9 月 6 日，平均每天出动飞机 1000 多架次。不列颠战役已经进入了决定性阶段，英国皇家空军驾驶员一个月以来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中，每天要出动好几次，他们已经太疲劳了。尽管他们坚持着进行最后的艰苦努力，但德军方面的数量优势开始发挥效力。英国南部的 5 个前进机场遭到严重破坏。更糟糕的是，沿海 7 个关键性扇形雷达站中的 6 个遭到十分猛烈的轰炸，整个通讯与指挥控制系统濒于彻底瘫痪的边缘。同时，皇家空军战斗机的防御力量开始削弱了，短短 10 天内，就有 446 架战斗机被毁或遭破坏。此外，103 名驾驶员阵亡，128 名重伤，这两个数字之和几乎是当时全部驾驶员的 1/4。英国面临着灾难性的危险，整个国家也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丘吉尔首相焦虑地说：“如果敌人再坚持下去，整个战斗机指挥部的全部组织就可能垮台，国家就有沦陷的危险。”

然而，偏偏在这个时候，戈林犯了一个与希特勒在 5 月 24 日停止使用坦克进攻敦刻尔克相似的错误。为了报复英国人 8 月 25 日对柏林的空袭，戈林转而命令德军从 9 月 7 日开始大规模空袭伦敦。精疲力竭的英国空军飞行员终于得到了一次宝贵的喘息机会，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又重新恢复了战斗力。

伦敦大劫难

在纳粹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的私人档案资料中，有这样一幅带有战场背景的宣传照片：戈林站在法国加来海岸的一个高山上，对面多佛尔的白色峭壁在远处闪闪发光，一批批德国轰炸机正向英吉利海峡对岸猛扑过去；机场上，密集排列的“施图卡”轰炸机已做好出发准备，随时可以升空。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 1940 年 9 月 7 日下午 5 时，德国大规模空袭伦敦的前一刻。

希特勒对英国有能力空袭柏林大为震怒。他命令戈林进行相应的报复行动。希特勒甚至认为轰炸伦敦能造成英国国民的恐慌情绪，德国或许不需陆军劳师远征就能迫使英国举手投降。其实，戈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林和希特勒在 1940 年初就曾设想出伦敦被炸的情景。在一次总理府晚餐会上，希特勒简直陶醉在自己的梦幻之中，大谈如何轰炸伦敦。他说：“你看过伦敦的地图吗？城市这么拥挤，一把火即可烧毁全城，就像 200 多年前发生过的那样。戈林想用无数具有新威力的燃烧弹，在伦敦的各区播下火种，使伦敦到处都是火源，成千个火源将汇成一片火海。戈林的想法完全正确。炸弹可能不起作用，但是，用燃烧弹就可以把伦敦烧毁。”

9月7日下午 7 时 50 分，由 625 架轰炸机、648 架战斗机和驱逐机组组成的声势浩大的机群从不同航向、不同高度越过英吉利海峡直扑伦敦。英国战斗机部队仍然估计德军要再次袭击他们的战斗机前进基地，因此主动让出了飞往伦敦的通道。但是，这一回他们上当了，德军已经改变了攻击目标。当英国飞行员发觉大事不好时，已经来不及在敌人轰炸机飞临目标上空之前对其进行拦截了。第一波次德机对泰晤士港、人口稠密的伦敦东区、伍尔威奇工厂等目标准确地投下了高爆炸弹。英国 23 个飞行中队全部怒吼着向德国轰炸机群横冲过来，在伦敦上空展开了激战。但他们来晚了一步，短短 1 个小时内，德军就成功地将 300 多吨高爆炸弹、燃烧弹泻入伦敦。伦敦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大大小小的工业设施、交通枢纽、电力网络、平民住宅相继被毁，爆炸声、坍塌声、呼救声、惨叫声以及警车、消防车的呼啸声伴着黑烟直冲云霄。城市瞬间化为瓦砾，草木顿时燃成灰烬，整个大地在颤抖，整个天空在呻吟！据不完全统计，那一晚仅轰炸引起的大火就达 1300 多处。然而，纳粹的残忍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冥灭这个民族顽强不屈的灵魂。相反，他们的行为更增添了英国平民对纳粹的仇视和憎恨，为纳粹的罪恶史又增加了沉重的一页。

当太阳再次在伦敦上空升起的时候，伦敦依旧被一片浓浓的黑烟笼罩着，阳光几乎无法透过这层厚厚的烟幕，更无法抹去伦敦市民对恐怖的灰暗记忆。从纯军事角度讲，德国首次大规模空袭伦敦获得了成功。

9月9日下午 5 时，德国空军 200 余架轰炸机在强大护航机群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的掩护下，第二次前去轰炸伦敦。不过这一回它们不再那么幸运了。英国空军早就做好了复仇准备，严阵以待敌人的再次入侵。就在德国机群刚刚飞越英吉利海峡时，英国“喷火”式和“旋风”式飞行中队就立即奉命起飞。当德军第一批几乎被护航战斗机簇拥着的轰炸机编队飞入多佛尔上空时，已在空中待战多时的两个英国飞行中队迅速猛扑过去，“旋风”式战斗机中队专门袭击敌人轰炸机，“喷火”式战斗机中队则全力拦截敌战斗机。双方飞机在天空中你追我赶，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蔚蓝的晴空顿时出现了一道道白色的飞行尾迹。尽管德军最后还是进行了轰炸，但他们也得到了有力的警告：再也别想在不受攻击的情况下到达伦敦上空了。其后几天，德国又不惜代价地继续闯入伦敦地区上空并给伦敦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撕心裂肺的空袭警报整日叫嚣，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伦敦工业区的生产能力急剧下降。

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英国战斗机司令部改变了拦截战术，“喷火”式和“旋风”式战斗机不再以零星分散的中队投入战斗，它们将统一组成大的机群，以能够同德军一争高下的形式和德国空军抗争。另外，伦敦的民防体系也开始发挥作用了，5万多居民自愿参加了对空监视工作，他们携带望远镜及手提电话机日夜巡逻，不知疲倦地对空中进行着严密的监视，及时发出空袭警报。伦敦还组织了庞大的全民防护组织，义务消防队和紧急医疗所遍布大街小巷，为减轻空袭造成的损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9月15日，德国空军再次出动。第2航空队第3轰炸航空团在坎特伯雷上空首先遇到英机拦截。这是英国空军第72、第92中队的“喷火”式战斗机。这两个中队曾在英国北部及敦刻尔克上空抗击敌机的战斗中建立过功勋。今天，又成为它们立功的良机。这些英国战斗机还没等占据有利位置就迫不及待地从前方直接冲入德轰炸机编队。飞行员们猛按射击按钮，使自己的满腔怒火化成了条条复仇的火焰向德国轰炸机群铺天盖地射击。几分钟之内，德国轰炸机就接二连三地拖着浓烟，哀嚎着坠入大海。

当空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丘吉尔首相来到指挥空战的帕克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将军司令部。他一言不发地走进地下室，两眼紧紧盯着随时都在变化的作战形势图。这场殊死的战斗对大英帝国来说生死攸关。

“还有多少预备力量？”这位一直沉默不言的前海军大臣不安地问。

“没有了，所有力量已经全用上了。”帕克将军回答。

交战双方都竭尽全力，去赢得此次空战的胜利。

这是决定前途命运的殊死搏斗。

德军终于狼狈逃窜了！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之后，德国空军再也不敢与英国空军进行大规模的拼杀了，它再也损失不起了。仅此一天，德军就被击落飞机 185 架。丘吉尔激动地说：这一天是世界空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为激烈的一天。后来，英国把 9 月 15 日定为“不列颠空战节”，以表达对胜利的庆贺。

在德军还沉浸在失利的沮丧之中时，英国皇家空军借胜利的余威发起了反击。9 月 16 日和 17 日，英军持续猛烈地轰炸了准备发动人侵的德军舰停泊港，使德国海军遭到严重打击。海军将领纷纷向元首报告：“在安特卫普，运输船队遭受重大损失，港内的 5 艘运输轮受重伤，一艘驳船沉没，一列军火列车被炸毁，仓库多处着火。”在敦刻尔克，共有 84 艘德国大小驳船被击沉或受损。从瑟堡传来的消息更令希特勒沮丧：一座大型军火库被炸毁，一所大型军粮仓库被焚烧，多艘轮船和鱼雷艇被炸沉，人员伤亡惨重。有人甚至这样斗胆直截了当地对希特勒说：“如果再下令继续集结登陆部队，还不如直接把我的士兵送到搅肉机里。”

英国空军如此快的复苏使德国惊恐不已。戈林终于看到，他的自负以及无能已使他在希特勒面前失宠，其他各军种也对他怨气冲天。为了尽可能减小损失，戈林下令：从 10 月 1 日开始，对伦敦的空袭改为夜间进行。

2 日傍晚，由 1000 多架飞机组成的德国庞大机群又起飞了，它要再次把死神带进伦敦。尽管英国空军全力起飞拦截，但效果不甚理想。英军对夜间城市防空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大批德国轰炸机成功地飞抵伦敦上空。顿时，整个城市响彻了刺耳的空袭警报，灯火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管制使街区陷入一片黑暗。探照灯光束像一把把锋利的宝剑在空中扫来扫去，为地面防空部队和战斗机搜寻目标。只见各种飞机时而俯冲，时而拉升，一股股冲天烟火随之而起，一架架飞机拖着浓浓的黑烟栽向大地，整个伦敦街区看上去好像正承受一场空前的大劫难。

德国空军的夜袭使英国防空陷入了很大的被动，至 1941 年 2 月，德军共出动飞机 24000 余架次，被击落 156 架；而伦敦则遭受了惨重损失，市民死亡近万人，市区 $1/5$ 的房屋被炸毁，交通和公共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每天从伦敦开出的火车由轰炸前的 60 次减至 4 次。附近其他城市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航空工业中心考文垂，德军向那里投了 16000 余吨炸弹，整个城市几乎被毁，12 家飞机零件工厂也遭到严重毁坏。

英国空军面对这种被动局面想出了各种办法：一方面，他们用飞机装载探照灯配合地面探照灯部队为战斗机照明，并在德机来袭方向大量施放阻拦气球；另一方面，以无线电干扰德国空军的夜间导航设备，破坏德机投弹命中率。他们还及时研制出了炮瞄雷达、战斗机夜航设备和机载雷达系统等一批全新武器装备。所有这些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纳粹空军的猖獗进犯，从而减小了伦敦的损失。

直至希特勒下决心入侵苏联后，轰炸仍在持续，但已主要作为掩盖进攻苏联企图的烟幕，空袭规模也逐渐减小。5 月，当进攻苏联的准备一切就绪时，德国空军开始大规模转向东线战场，不列颠之战结束。

在整个“不列颠战役”期间，英国损失作战飞机近千架，被炸死炸伤各类人员 14.7 万余人，被毁房屋达 100 多万幢。但英勇善战的英国飞行员也给纳粹造成了无法承受的损失，使德国损失飞机 2400 余架，“海狮计划”不得不无限期推迟，并最终化为泡影。丘吉尔首相对“不列颠战役”中的战斗机飞行员对英国人民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国会讲话中说：“战争史上，还从来不曾有如此多的人（英国人民）从如此少的人（飞行员）那里得到如此大的好处”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战法创新者得利

“不列颠之战”是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次遭到失败的战役，德国在侵略苏联后，由于战略指导失误，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东西挨打的境地，埋下了最终失败的契机。

不列颠之战还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大规模空袭与防空作战，是杜黑的“制空权”理论的首次实践。这场战役印证了意大利军事家杜黑的“制空权”理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以及战后的空军作用、防空作战等等都具有指导意义。它还证明，在现代条件下实施任何重大战役，首先要夺取制空权，只有夺取并不断保持制空权，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同时也证明战争初期的防空作战是现代战争中极其重要的作战形式，防空作战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英德两军在不列颠上空交锋的结局，引起了当时世界各国军界的普遍关注。许多国家的军方人士和军事评论家从各种角度研究交战双方的得失利弊，阐明各自的观点和结论。

“德军空军司令戈林目空一切，过高地估计己方的空军优势，过低地估计了英国空军的战斗力。德国空军败于戈林之手”。

“某空军驾驶员均有是勇敢的飞行员，他们不畏风险，竭尽全力进行格斗，英军获胜的源泉就在于此”。

“如果说英国人运用新的作战方式，已经赢得这场战役胜利的话，但是人们不知道，德国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在众说纷纭中，尽管看法迥然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英军在这次空战中争得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战方式的变革。

应该说，这个结论是符合实际的，因而也是正确的。无疑，只有近 700 架战斗机的英国空军，（这些飞机多数在性能上劣于德国飞机）所以能战胜拥有 2600 余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德军，不能不说主要依赖于创新使用现代军事技术，以及由军事技术带来的战术上的创新。请看，英国空军司令道丁上将，早在战役前夕就开动脑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筋，运筹帷幄，及时组建了地面指挥中心。这个地面指挥中心非同一般，它以先进的地面雷达系统，昼夜不停地监视空域，使之能更迅速、更准确地发现敌机，指挥人员根据雷达的报告，指挥战斗机分批次升空作战，实施出敌不意的打击。与此同时，指挥中心还以高频率电子新技术，使德军指挥失灵，导致飞机偏离航向，使其不能瞄准轰炸，酿成德军将五分之四的炸弹投到旷野里去。由此不难看出，以创新的战术使用现代军事技术，确实使英空军超常地发挥了威力，使之能主动地打击敌人，战而胜之。

耐人寻味的是德国空军当时的军事技术并不比英国人逊色，他们的雷达技术可以同英国人媲美。但是，他们对这一新技术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就凭这种惊人的迟钝，还能有什么创新的战术吗？这种状况曾使当时的某空军帕克将军发过一番感慨。他说。“可真得感谢上帝，因为德国空军司令戈林对现代军事技术的运用并不娴熟。他并不真正懂得战争依赖于新的技术，并由此而引起的战术上的改变。这就大大束缚了他的手脚，使他在不列颠空战中依然沿袭陈旧的空中骑士的作战方式。否则，他们就不会失败得那么惨，而我们自然也不可能猎取那么大的战果”。

这番话是颇能发人深思的。的确，英德双方都掌握了雷达等先进技术，可是由于英方认识靠前，大胆运用新技术，并以此为前提创造新战术。由于雷达的出现而产生的地面指挥中心，便展示了这种创造新战术的广阔天地。德方则不然，由于他们未知新技术的运用必然会促使战术的改变，因而仍按照预先计划让编队机群飞往预定战区，然后就靠飞行员在空中的目视展开战斗的老战术进行作战，结果导致世界空战史上罕见的惨败。德军有 1733 架飞机被击落，击毙和被俘的飞行员达 6000 多名。这个庞大数字足以说明其损失之大，败北之惨。这种由于军事思想保守、循守旧规而导致的失败情况，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拘泥于前一次世界大战中阵地战经验，同 1939 年 9 月德国闪击波兰，波兰的军事思想仍停留在骑兵决胜时代，因而导致失败的历史是何其相似乃尔？

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生动地启示我们：技术进步与否，特别是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战术上的创新与守旧，是导致战役战斗胜败结局的重要原因。基于此，作为战役战斗的指挥者，必须善于运用新技术，尤其要善于不断研究自己的新战术。因为只有以创新的战术使用新技术，才能导演出各式各样的制胜奇观。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是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并运用于军事领域之后，必然会有创新的战术应运而生。例如，随着坦克的出现，便有了“闪击战”的理论和战术；随着武装直升机的发展，便有了“蛙跳”、“垂直登陆”、“垂直包围”等作战方式。然而，必须看到，有了新式武器装备的国家和军队，并不一定都能及时创新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样式，发动不列颠空战的德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由此观之，对于军事技术上的新成就，既不能搁置不用，又不能以保守的军事思想而用之。换言之，掌握了新的军事技术，还必须伴随新的军事思想，并由此而产生的新的作战方式。因为战术上的创新力，通常应该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相适应的。前者必须随着后者的改变而改变。唯其如此，才能转化为战斗力。所谓创新者得利，的的确确是经验之谈，是颇能给人一点启示的。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大西洋里的气象斗争（公元 1940—1942 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和德军在陆上杀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在大西洋里的战争不仅没有停止过，作战样式还多种多样，气象战就是其中的一种。

准确的天气预报，对盟军指挥部和德国人都至关重要，必须尽量使德国人少得到气象资料。于是，盟军和德国人在遥远的北大西洋海域英吉利海峡的气候条件形成的地方，展开了一连串闻所未闻的气象战。这些战斗和其它任何场合的战斗一样激烈凶猛；它们从战争一爆发就开始了，直到战争本身结束方才结束。

英军捣毁德气象船网

气象战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 1940 年 5 月 10 日，当时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罗伯特·斯特奇斯少将同一组海军陆战队和步兵的混合分队乘“贝里克”号巡洋舰，要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登陆，活捉德国总领事，兜捕驻在那里的为数不多的潜艇人员，建立起海岸了望哨，拆除德国的气象站，并为英国占领这个海岛全面扫清障碍。他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冰岛先后成为英国和美国参加大西洋战役的海军及空军基地。

拿下冰岛之后，英国人又对北海的其他气象站采取了行动。首先要拿下的是在扬马延岛的挪威气象站，这个孤零零的、气候严酷的海岛位于北冰洋腹地，在气象上被认为是北极地带的一个要害地区。1940 年 10 月，根据英国的命令，一队丹麦人攻占了这个岛。德国人在格陵兰的挪威站也被破坏，取而代之的则是英国气象站。

失去了这些地面气象站以后，德国海军便企图在北海建立一个拖网气象船网。但是密码分析人员和无线电高频测向仪又发现了它们。1941 年 4 月，英国海军部下令捣毁这个在格陵兰岛——扬马延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岛——法罗群岛地区活动的拖网气象船网。3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出动沿冰岛东北方、大体在法罗群岛和扬马延岛中间一带搜索。1941年5月22日，德国一艘1200吨的拖网船“茫琴”号，被英国的“爱丁堡”号咬住并击沉了。整个舰队随后便转而追逐“劳恩伯格”号，这是1艘有专门装备的船。1941年6月25日，正当它停泊在扬马延岛上海拔8000英尺的比伦伯格山脚下时，“尼日利亚”号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追上了它。虽然“劳恩伯格”藏在雾中，但是它发出的无线电讯号却暴露了它，“尼日利亚”号的雷达判明了它的位置。“尼日利亚”号下令不许“劳恩伯格”的乘员有时间毁掉他们的无线电或“哑谜”机；打了几发6英寸的炮弹之后，船员们吓得纷纷跳水，一队队从“勒担”号驱逐舰登上船去。“劳恩伯格”号的“哑谜”机及其所有的无线电装置以及秘密文件，均被缴获。

美国从气象战始加入二战

突击队及水手们又接连迅速地捣毁了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沃厄岛和罗弗敦群岛的气象站。但格陵兰岛却出了难题，因为美国已在1941年4月9日把这个岛变成了它的保护区。那时，美国还未参战。根据它同英国的协议，美国负责在格陵兰周围的海面巡逻，阻止德国人回到岛上。1941年9月13日，美国海岸队的“诺恩兰”号快艇在格陵兰的东南沿海扣留了“巴斯克”号气象船。这是它对第三帝国最早的一次战争行动。“诺恩兰”在涂上一块块白青相间的保护色，静静地、几乎不露踪迹地停泊在沿格陵兰海岸一带浮动的一座巨大的冰山脚下，注视着“巴斯克”号穿过咆哮的冰排前行。“诺斯兰”号的艇长、指挥官爱德华·史密斯，用望远镜看到“巴斯克”号上有一排天线，就明白这艘船上有功率很强的新式无线电装置，它要比拖网船通常带的装置功率强得多，也先进得多。他决定以“心怀叵测”为罪名，扣留这只船，并命令他船上的炮兵向这只船打过去一发炮弹，爆炸声在冰山之间回响，把大块大块的碎冰从冰山上震落下来，在“巴斯克”号船前掀起了一股海绿色的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冰柱。“巴斯克”号发出信号说它已停车，“诺恩兰”号便从冰山的掩蔽下，一跃而出，开到“巴斯克”号旁边。一队士兵登上“巴斯克”号，报告说，船上有 27 个男子，一名妇女，都持有丹麦“猎人”或挪威“挖陷阱捕兽人”的证件。但是他们的无线电装置却分明是从事间谍或气象预报这种技术性活动的。而且，船上有一人还承认他们已经把两批人送上了岸，两批人都配备了无线电，驻在弗朗兹·约瑟夫湾的入海口附近。史密斯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使命令“斯巴克”号往前开到位于格陵兰岛海拔 1500 英尺高的山脉底下的麦肯齐湾。船被扣留了。

史密斯在麦肯齐湾登上“巴斯克”号后，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了，这不是什么打猎或下套子抓野兽的活动。这艘船配备的无线电比“诺恩兰”号还要高级，它有一架主发报机，1 架手提式发报机，还有 1 台操纵台。史密斯通知指挥“巴斯克”号的丹麦人说，“诺恩兰”号要派人在船上押船。然后，他便向南开到弗朗兹·约瑟夫湾，扣押“巴斯克”号留在那里的人，一队士兵登陆后，发现一所装有天线的小屋，1941 年 9 月 14 日午夜时分，这所小屋被包围了，搜查者破门而入。里面有 3 个男人，经检查证实为德国人。他们未加抵抗就投降了。

在以后的 20 个月中，美国海岸卫队在格陵兰海域集中了大批部队不让德国人靠近，同时在岸上又雇佣了丹麦人和爱斯基摩人在岛上的冰碛层和蜿蜒的山丘间巡逻。这是一个奇特的战场。北极星的光辉和它射出的弧光把这个战场照得通亮。天气很冷。一吸就难受，而呼出的气又会在胡须上结下大团大团的冰球。海岸卫队经常顶着风速每小时达 150 英里的风暴巡逻，从最南边的告别角越过格陵兰冰盖，沿丹麦海峡到斯科雷斯比湾，攀上格陵兰海岸地区 1500 英尺高的山脉，往北最远的时候甚至走到人迹罕至的皮翠兰。

德国气象人一露头就被消灭

海岸卫队一次又一次地抓住了试图建立气象站的德国人。很多飞机和生命，都扔在这荒凉的战场上，至少还有一艘船也消声匿迹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了。1942年12月17日，美国海岸卫队的武装拖网船“纳切克”号在著名画家约翰·拉法格的孙子兼艺术家托马斯·拉法格的指挥下，从格陵兰的纳萨赫什瓦克开往波士顿。船上有27名船员，同行的还有改装的拖网船“纳诺克”号，以及美国的“兰鸟”号扫雷艇。这个小分队进入了贝尔岛海峡后不久就下起雪来，“兰鸟”号失去了联络。由于“纳诺克”号的回声测深仪失灵，“纳切克”号便在前边开路。但是天色越来越暗，很快就失去了视线。在他们越过阿莫莱特角时，天气晴朗了，但风力却迅速加大到8级。就在这时，黑冰出现了——这对北极地区的许多拖网船来说，就意味着灭顶之灾。狂风掀起了浪花，把它们吹到“纳切克”和“纳诺克”号的舰楼上，结成一层层的冰，很快就结到几十吨重。船员们面临着翻船的威胁，用镐头和凿子去积起来的冰层，和黑冰搏斗了三天三夜。蒸汽也无济于事；刚刚喷到冰上，它自己就结成冰了。“纳诺克”号在搏斗中奇迹般地胜利了，但拉法格却被冰打垮了。冰越结越厚，终于把“纳切克”号搞得头重脚轻，翻了个底朝天，然后沉没了。在那里的海上，要是不乘船，谁也活不到5分钟以上，即使有船，如果没有迅速赶来的救应，也活不过夜。而向国内开行的“纳切克”号，就没有救应。

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德国人的伤亡更大。这场战争不是以小时或哩来计量，而是以月份和经纬度来计量的。它的胜利，也仅仅体现在气象图上所用的那些奇特的符号上。一批又一批的德国小分队在登上或穿越这片冰封的土地时被捕获了。他们的飞机在狂烈的9级风暴中坠毁，他们的船只在翻腾的浮冰群中陷没。数以百计的人冻死了，但是整个1942年及1943年中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人却坚持着——他们实在需要准确的气象情报。同样，美国人也坚持着。他们利用“魔术”情报，带尖爪的破冰船、乘雪橇的巡逻队，以及动作迟缓、有时被9级的风暴扯开的卡塔利娜式飞机，摸索德国的气象船和地面气象站，只要它们一露头，就把它们消灭。直到德国人最后承认了失败。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气象间谍

这场气象战不仅限于平极地区各海域。凡是德国人企图在轴心国疆界以外得到气象资料的地方，都在进行这样的战斗。这场战争的武器也不仅限于枪炮、船只和飞机。对那些鞭长莫及的气象站，就用无线电这种更巧妙的武器来搜寻并干扰；如果发现气象站设在中立国——有1个气象情报站就设在摩洛哥（西班牙的殖民地）的伊夫尼，盟国就断然采用经济及外交制裁的手法。美国战略情报局对这个伊夫尼站采取了一场规模不大却很彻底的情报行动。美国驻马德里大使卡尔顿·海斯掌握了这些情报后，便向西班牙政府提出意见（以至加以威胁）。由于西班牙特别依赖美国的石油，结果德国人又失去了1个气象站。

“埃塔普”舰队和潜艇在北大西洋的覆没，也使德国人失去了气象情报，而在这方面，“超级机密”（一种能破译德军密码的哑谜机）也立下过汗马功劳。同样重要的是，从战争初期起，图林机就使英国的气象部门能够解读德国的气象报告了。这方面的情报之所以非常重要，有好几个原因。根据这些高度机密的报告，盟军能相当精确地了解到欧洲大陆的气候在何时何地对空袭有利。他们知道德国人对英伦三岛的天气了解到什么程度，从而得以在天气不利、德国人不曾料到他们进攻时发动空战。根据德国人对某些地区的气象感兴趣的强烈程度，还可以推断出他们的意图。但是，联系到进攻欧洲大陆，最为重要的是，解读了德国的气象报告后，盟军的高级指挥员可以知道，德国人根据气象条件，什么时候预料盟军会发动进攻，什么时候预料不到。德国人的气象密码曾经是极难破译的；但是经过许多变动以后，德国人在1943年对他们的密码系统实行了标准化。直到进攻欧洲时，一直没有变动。

在气象战中，有很多离奇的意外转折，因为德国人不仅被剥夺了准确的气象情报，而且盟国还发动了一个战役向他们提供假的和使人做出错误判断的天气预报。这场战役在战争刚爆发时就开始了，当时双重间谍“雪”在他的牢房里播发虚构的伦敦地区气象报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告，如果希特勒决定让德国空军对英国首都采取敌对行动，他就会上当。后来，试图潜入北大西洋各岛建立气象站的德国特务被抓住，他们“倒戈”并开始向柏林提供假气象资料，这也是这场战役的继续。

这场气象战（一场大战中的残酷小战）的最后结果是，德国人不得不依靠过去 50 年间英吉利海峡的气象图，依靠潜艇和德国空军的支离破碎的报告，依靠在德国本土上的气象站提供的资料，依靠截获的盟军气象报告——以及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在窗外看到的一切，来获取关于英伦三岛、大西洋及美国东部沿海的气象情报。而盟军则详细占有气象情报；在导致进攻欧洲得到成功的一切自然因素和人为计划中，盟军对登陆日前夕气象条件的了如指掌和德国人的茫然无知，显然是重要的。

借助气象的神威

诺曼底登陆前夕，盟军最高司令部对气象给予特别的关注。他们数量很多的气象船和飞机，“以及设在加勒比海、百慕大群岛、新斯科舍、格陵兰、冰岛、法罗群岛、北爱尔兰、到亚速尔群岛和加那利群岛整个弧形地带上的气象预报站，将大量气象资料按六位数字编码发往盟军指挥部，供气象专家研究；成败得失将完全取决于这些资料”。

从进攻的前 5 天（即 6 月 1 日）起，每天举行两次司令官会议，专门研究有关英吉利海峡的气象预报。到了 6 月 3 日，海峡上空仍是浓云密布，狂风大作，海浪滔天。直到 6 月 4 日，天气仍然多云，有暴风雨，风力达 5 级。但是，在这天晚上 9 时 15 分，参加最高司令官会议的将军们听到一个令人乐观一些的信息：在冷气流通过之后到低气压来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天气可能好转。这是指的 6 月 6 日拂晓到晚间的气象条件。于是盟军当机立断，于 6 月 6 日清晨 5 点向所有的指挥部发出了历史性的信号：“翠鸟加五最终确认无疑”。随着这一信号的发出，盟军出动 14000 多架次轰炸机，3 个空降师，以及在数千艘战舰和两栖作战坦克掩护下的一批批登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陆部队，对诺曼底海岸上的德军发起了猛烈攻击。

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事实是，当盟军有空中掩护的强大舰队，载着上百万攻击部队直指诺曼底海岸时，德军仍旧确信，天气突变，风雨交加，盟军不可能发起进攻。对诺曼底登陆来说，天气捉弄了德军，天气却帮了盟军的大忙。在导致盟军进攻欧洲得到成功的一切因素中，盟军对登陆前夕气象条件的了如指掌确实是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德国人对当时气象情况的茫然无知，也确实是导致其惨遭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很显然，这种事态的出现，同大西洋里的气象战是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盟军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用武力、诈骗和电子干扰等各种手段，搞掉了德国人在大西洋诸岛屿上的气象站，使其“不得不依靠过去 50 年间英吉利海峡的气象图，依靠潜艇和德国空军的支离破碎的报告，依靠在德国本土上的气象站提供的资料……”来获取关于英吉利海峡的气象情报，这样就大大影响了预报的准确性。大西洋里的气象战的作用，由此可以想见了。

诺曼底登陆的事实告诉人们，气象对于军事行动的成败，具有至关重大的影响。气象，在《孙子》兵法中解释为：“天老，阴阳、寒暑、时制也”。它属于自然现象，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在战争过程中，它总是帮助尊重、适应它的指挥者立于主动或取得胜利；促使藐视、不适应它的指挥者陷入被动或归于失败。所以，古往今来指挥打仗的人，都遵循着它的客观要求去领兵打仗。三国时，周瑜与曹操会战赤壁，临战之前，周瑜突然病倒了，后来请来诸葛亮开了个“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药方，即刻治好了周瑜的病。随后，诸葛亮“借”来东风，才火烧曹营，大破曹军。拿破仑称雄时期，曾集结 20 万大军于法国布伦港，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把战火引向英国。一连数日，拿破仑仁立加莱海滨，仰望苍天苦苦哀求道：“看在老天爷的份上，给我连降 3 天大雾吧。我拿破仑焦急得很呐”。但是 10 多天过去了，并无连续大雾的迹象，这个“军事巨人”万般无奈，只得放弃进攻英国的计划。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要适应气象（天候）的变化，重要的问题在于了解它，掌握它。否则，何谈适应？在战争史上，凡善于指挥者，都有着善于了解和掌握气象的特殊本领，并据此努力设法去适应其变化。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毅然决然地将诺曼底登陆日定在6月6日，确实是作对了。6月6日那天，海峡地区的天气果然不坏，天气多云间晴，风力最大不过4级。在这样的日子里，将整个西方世界投入历史上最为冒险的军事行动，实在说并不算怎么冒险，因为好天候给登陆成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有人认为，艾森豪威尔作出这个最后决定充满“神智”。其实，这位将军并非是具备“神智”的人，只是他了解和掌握海峡的气象，并能从客观实际出发去适应它罢了。他对英吉利海峡整个天气形势的了解，要归功于大西洋气象战的英军人员，正是他们，（包括空军部队、英国海军部、空军部以及设在邓斯特布尔的英国中央气象台和美国气象局的气象人员）从英吉利海峡周围测出的数据，提供的资料，为艾森豪威尔提供了准确的天气预报，才导致他对登陆日作出最后抉择。如果没有这些气象预报，艾森豪威尔要作出不会给海军部队带来严重麻烦的登陆日期，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大西洋里的气象战，为战争史上最大的登陆成功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

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在大西洋气象战中，摧毁了德军设在大西洋岛屿上的一个个气象站。这个行动的结果，使德军统帅部变成了瞎子，他们看不到准确的数据和资料，自然无法判断盟军发动的奇袭。艾森豪威尔回忆道：“是的，如果德国人设在格陵兰、冰岛、法罗群岛等地的气象站不被搞掉，如果他们的统帅部能够利用这些设施，对诺曼底登陆来说将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麻烦，或者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灾难”。可见，在大西洋里的气象战中，美国人为登陆成功创造了多么好的条件，他们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采取的战术，直到今天仍闪耀着光彩，仍对我们有所启迪，有所借鉴。

在现代条件下，尽管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为军队在各种复杂的天候作战展示了令人乐观的前景，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天气对作战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我们仍须吸取英国人在大西洋气象战中的经验，在干扰、破坏敌方气象设施的同时，竭尽全力做好我方的气象工作，及时了解天候的变化，努力创造条件适应其变化。这样，才能借助气象的神威，使自己立于主动，夺取胜利。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上高会战（公元 1941 年）

上高位于南昌西南约 120 公里的锦江上游北岸，扼湘赣公路（南昌至长沙）要冲，东临鄱阳平原，背靠九岭山与罗霄山，既便于东出南昌，也便于西进长沙，是一处战略要地。中国第十九集团军司令部即设于此，因而成为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

1941 年 3 月初，第十九集团军已侦知日军独立混成第 20 旅运抵南昌，并发现南昌及锦江南北各点日军集结，判明日军有于近期发动进攻之可能，即决定采取诱敌至预设战场而歼灭的方针。待诱其进至上高附近钩石岭、石岗、泗溪、棠浦、上富、九仙汤第三线阵地时以主力反击而歼灭之。

3 月 15 日凌晨战役打响。北路日军第 33 师团由安义向当面中国第 70 军发起进攻，在炮兵和航空兵掩护下，沿潦河盆地向西突进，当日中午占领奉新，16 日进至棺材山、车坪附近，并继续向西追击。南路日军独立混成第 20 旅团于 15 日晨发起进攻后，当日午间在河嘎附近西渡赣江，尔后沿锦江南岸西进。至 17 日，先后占领曲江、独城等地，继续向灰埠攻击前进。中路为日军主力第 34 师团，继两翼发起进攻后，于 16 日开始行动，由西山、万寿宫沿湘赣公路和锦江北岸向西突击，当日占领祥符观、莲花山。17 日晚，中国守军主动放弃高安。18 日，第 34 师团突过高安，占领龙团圩。以上三路日军在开始进攻后的两三天内进展顺利，更增加了骄傲情绪。

三天以后战场形势逐渐发生变化。日军的企图是以三路作向心突击，即三路均以上高为目标，将两翼钳形内的中国军队（第 70 军、第 74 军和第十九集团军司令部）都压缩至上高附近，合围而歼灭之。按照这一企图，北路第 33 师团应压迫中国第 70 军向南退却，但第 70 军且战且向西北退去，3 月 17 日退至上富、甘坊、苦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竹坳之间山地。第 33 师团跟踪追击，反而遭到中国第 70 军、第 72 军围攻。激战两日，第 33 师团受到重大伤亡，突围而出，于 19 日返回奉新，认为配合第 34 师团作战的任务已经完成，遂转入休整，准备调往华北。

南路独立混成第 20 旅团留下 1 个步兵大队（称“赣江支队”）占领曲江、泉港，掩护左翼；主力继续向西突进，3 月 20 日占领灰埠，然后北渡锦江，与第 34 师团会合，以加强上高正面的突击力量。这时，中国第十九集团军令位于南昌以南的第 49 军由市汊街等地西渡赣江，在泉港附近截击日军赣江支队，歼其大半；然后尾追独立混成第 20 旅团，击其侧背。

中路第 34 师团于 3 月 18 日占领高安后继续向西突进，遭到中国第 74 军越来越坚韧的抵抗，前进缓慢。21 日起，第 34 师团在得到独立混成第 20 旅团加强后，以 30 多架飞机掩护轰炸，向官桥、泗溪第 74 军主阵地连续猛攻。第 74 军各部队英勇奋战，反复争夺，阵地多次易手。战至 22 日，日军一度突进到上高东北约 1.5 公里的三角山。第 74 军固守石拱桥、下陂桥、上添家之线，战斗极其惨烈，双方伤亡严重。

正当上高东正面鏖战激烈之时，第 34 师团右侧背因第 33 师团后撤而失去掩护，中国方面乘机以第 78 军攻击棺材山，牵制北路日军，以第 70、第 72 军迅速南下。23 至 24 日，第 70 军主力占领杨公圩、官桥街，第 72 军主力进至水口圩，第 49 军也渡至锦江北岸。诸军对第 34 师团和独立混成第 20 旅团构成合围，并逐渐压缩包围圈，与正面第 74 军协同，展开围攻。

置两翼侧背于不顾而一味恃强进攻的第 34 师团突然感到处境不妙：左右失去掩护，成了孤军，几百名伤员还未来得及后送，新的伤员还在不断增加，中国军队 9 个师的围攻越来越紧，情况十分危殆。大贺茂一面命令部队在飞机掩护下突围后撤，一面向武汉第 11 军告急求援。第 11 军对这次短距离截断作战事先也未予特别重视，接到第 34 师团告急电报后才发现第 33、第 34 师团缺乏协同，事态严重，赶紧派参谋长木下偕同作战主任参谋等人飞赴南昌，组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织救援，命令第 33 师团和其他后方部队紧急出动，接应第 34 师团突围。但接应部队途中也遭到中国军队阻击，前进困难，直到 3 月 27 日才在南茶罗、毕家、龙团圩等处打开缺口，与第 34 师团取得联系。

在撤退途中，第 34 师团抬运伤员的担架队伍长达 7—8 公里，以步兵第 217 联队和工兵部队护卫，可见伤员之多。27 日至 28 日又连下大雨，道路泥泞，主要道路原本已被破坏，雨后更加难行。日军重炮无法行动，只得将炮拆毁弃掷路旁。炮兵第 8 中队在途中遭中国军队攻击，全被击毙。

3 月 28 日，第 74 军克复泗溪、官桥街全部阵地；至 4 月 2 日，第 49 军攻占西山、万寿宫，第 70 军重新占领奉新城，全部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

在八年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所进行的各次会战中本次会战的规模不大，作战地域较小，持续时间不长，但对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始终掌握着战场主动权而致胜的会战，在当时称为“上高大捷”。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中条山会战（公元 1941 年）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紧靠晋、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和黄河大转弯（由北南流向转为西东流向）处北岸，东西约 170 公里，南北约 50 公里，东至太行山、太岳山，西接吕梁山，向西屏障潼关、西安，向南屏障洛阳，向北俯控同蒲路，是华北、中原和西北的战略枢纽地带。

因中条山地区有近 20 万“重庆军”的存在，“牵制着日军 3 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因而决定发动中条山会战。

会战开始前，日军为改善其态势，于 1941 年 3 月 6 日以第 36 师团主力和第 35 师团一部从壶关、高平、晋城等地会攻陵川，给中国第 27 军以打击，解除会战时其左侧背的威胁；3 月 10 日，又以第 37、第 41 师团和独立混成第 9 旅团各一部向绛县以东、翼城以南中国第 15 军进攻，夺占了松树掌、西堡、东西桑池等要点，以便会战时其部队展开。

1941 年 5 月 6 日至 7 日，日军航空兵首先发动攻击，轰炸西安、咸阳、潼关、郑州等地，并炸断陇海铁路。5 月 7 日傍晚，日军以 6 个师团另 2 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兵力向中条山地区中国军队发动全面进攻。

中条山西部的战斗

中条山西部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共展开 3 个师团又 2 个独立混成旅团。中国守军为第 80 军及第五集团军所属第 3、第 17 军。日军在兵力、兵器上均处于优势（据日方统计，其进攻兵力与中国守军兵力之比为 1：0.7）。

5 月 7 日薄暮前后，日军第 41 师团及独立混成第 9 旅团在航空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兵掩护下在绛县以南的西桑池（第五集团军和第十四集团军结合部）至横岭关一线展开，分多路向守军第 43、第 17 军突击，其进攻矛头由北向南，直指垣曲。守军奋力抵抗。至 8 日晨，日军首先突破据守皋落以西战力较弱的第 43 军阵地，随后，第 17 军阵地也被突破。日军乘势扩大进攻，于当日晚占领中条山中部、黄河北岸重镇垣曲，将中国军队分割为东、西两部。与此同时，日军第 36、第 37 师团及独立混成第 16 旅团在夏县至张店间展开，向守军第 3、第 80 军猛攻，主突方向为第 3 军与第 80 军之结合部。激战至次日，日军在张店附近突破第 80 军右翼阵地，切断了第 3、第 80 军的联系，并沿黄河左（北）岸向东突进，第五集团军被迫退守秦家岭、望原等第二线阵地。第 80 军退守台寨。

这样，在中条山西部，日军仅用 1 天时间即全面突入中国守军纵深地带。5 月 9 日 4 时，日军一部已迫近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马村。司令部东移至漳南沟，当即收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电话：本部已派兵 2 团，在五福涧以北高地占领桥头堡阵地，并征集渡船十余只。不得已时，各军应逐次南移，在五福涧渡河。但 6 军独立混成第 16 旅团的先头部队已于 9 日上午进至五福涧。由河南岸派来的第 14 军 85 师 2 个团与日军激战至 10 日晨，被迫放弃桥头堡阵地，退回黄河南岸。此时退守台寨的第 80 军已与日军苦战 2 日，伤亡惨重。第 80 军奉命南渡，新编第 27 师掩护主力渡河，坚守阵地，力战不退。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祀均壮烈殉国。

第 3、第 17 军被分割包围于中条山内，连日陷于苦战，后援无继，回旋余地不大，处境危殆。第一战区和第五集团军为保存力量，下令第 3 军向西北、第 17 军向西，以团为单位分散突围。因日军设有多层包围圈，突围途中每每与日军遭遇，各部队且战且走，利用夜暗摆脱日军，隐蔽西进，在夏县、安邑、闻喜一带突破日军封锁线，越过同蒲铁路，渡过汾河。至 5 月 19 日，第 3 军、第 17 军各有 4 个团到达吕梁山区的稷山、乡宁一带休整。突围未出的部队，一部分被日军消灭，一部分化整为零留于中条山内游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击。第 3 军军长唐淮源因无法突出而自戕殉国，其第 12 师师长寸性奇于 15 日牺牲。

日军占领中条山西部地区后，由南向北，再由北向南，反复进行梳篦式“扫荡”，从 5 月中旬到 6 月上旬，留于山内的中国军队大部被歼。

中条山北部的战斗

中条山北部守军为第十四集团军所属第 93 军第 10 师、第 15 军和第 43 军，左与第五集团军相邻。5 月 7 日晚，日军第 33 师团从南岭至阳城一线向第十四集团军正面突击，次日晨突破第 43 军阵地，继续向南突进，于 10 日进至煤坪。但右翼第 98 军则坚守阵地，顽强抗击，日军一再增兵，连续进攻，才于 13 日占领董封。第十四集团军各部撤至横河镇东南地区，但这时西路日军已占领垣曲，东路日军已占领邵源，第十四集团军腹背受敌，后退不得，补给中断。第一战区乃令该集团军向沁（水）翼（城）公路以北转移。该集团军以第 93 军第 10 师一部在阳城附近游击，以第 98 军一部在董封以南游击，以第 15 军一部在横河镇附近游击，各牵制当面日军，掩护主力沿董封、沁水东西地区，于 14 日开始分路向北突围。日军对突围部队层层拦截，并多次施放毒气弹，战斗异常激烈。至 20 日前后，第 93 军第 10 师和第 98 军、第 15 军各一部在太岳区八路军策应下，突破日军的包围和截击，进入沁水以北地区。第十四集团军指挥部及各军担任游击的部队因受日军阻截，未能突围北进，辗转游击于中条山区达半月之久，直到 5 月底 6 月初才乘夜暗分批突破日军封锁线，或南渡黄河，或北进与主力会合。其间第 27 军曾由陵川西进，威胁晋城、阳城，策应第十四集团军突围，但在遭日军第 36 师团和第 33 师团一部阻击后退回，未与第十四集团军靠拢。

中条山东部的战斗

中条山东部是指河南省北部道（口）清（化）铁路西段的地区，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在此方向担任进攻的日军是华北方面军直辖的第 35 师团（配属骑兵第 4 旅团）和第 21 师团。守军是中国第一战区所属第 9 军。5 月 7 日，第 21 师团从沁阳、博爱出发，第 35 师团及骑兵第 4 旅团从温县出发，在飞机、战车、火炮支援下开始向西突击。激战至 8 日 8 时，日军第 35 师团突破第 54 师阵地占领孟县，尔后与第 21 师团合击济源。当夜日军攻占济源。第 9 军退守封门口既设阵地，留一部在大岭头侧击日军。由于西路日军第 41 师团已于 8 日晚攻占垣曲，独立混成第 16 旅团一部继续沿黄河北岸东进。卫立煌因河防空虚，急令第 9 军主力由关阳渡口撤至黄河南岸担任河防，留一部兵力迟滞日军，掩护第十四集团军后方。10 日拂晓，第 9 军直属部队及第 54 师伤亡颇大，且只能乘日机轰炸间隙抢渡，所以军直属部队及 54 师直至当夜才渡过黄河。11 日，日军猛攻第 47 师阵地，渡口、船只已全被炸毁。第 47 师及新编第 24 师无法渡河，不得已退至王屋、邵源公路以北进行游击，并与第十四集团军取得联系。当日，日军西路的独立混成第 16 旅团与东路的第 35 师团在邵源会合。至此，中条山通南岸的黄河渡口全被日军封锁，日军随即北向横河镇突进，与第 33 师团夹击第十四集团军。未及撤到黄河南岸的第 9 军部队则转移到道清路西段和济源以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大规模行动告一段落之后，日军即在中条山区内反复搜索、扫荡残留的第一战区零散部队。直到 6 月 15 日，日军才宣布“中条山会战以赫赫战果胜利结束”。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被俘 3.5 万人，遗弃尸体 4.2 万具；日军仅战死 673 人，负伤 2292 人，“达到了消灭敌军主力的目的，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

中条山是华北沦陷后中国正面战场在黄河以北所保有的惟一一块较大而突出的阵地，横跨晋南三角地区，是潼关、西安、洛阳和陇海路西段的天然屏障，扼华北、中原和西北的战略枢纽，与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互为犄角，瞰制同蒲路和晋东南。第一战区在这里配置重兵，与敌后战场相靠拢、相呼应，进退有据，从战略上看是必要的、正确的。会战中数万名官兵流血牺牲，表现了爱国精神和民族正气。迫不得已时向敌后或黄河南岸转移的行动也应给予肯定。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第二次长沙会战（公元 1941 年）

第九战区自 1939 年秋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继续在横跨湘、鄂、赣三省的长江以南地区与日军第 11 军形成宽正面对峙。1940 年 7 月重设第六战区后，第九战区向西、向北与第六、第五战区的分界是石门桥（常德南约 15 公里）、连山湖南岸、大通湖北岸、洞庭湖北岸沿长江至武汉下游迄九江之线；向东与第三战区的分界为抚河、鄱阳湖口之线。这几个战区共同构成对武汉日军第 11 军的包围态势，正处于日军所谓“作战地区”的当面，故作战行动较为频繁。

第九战区根据本战区地形和日军部署，并总结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等作战经验，将主力部署于湘北方面，并利用横亘于此方向纵深内的新墙河、汨罗江（汨水）、捞刀河、浏阳河等构筑多层阵地，加强防御的韧性，将机动部队控制于东侧幕阜山、连云山山地，以便侧击进攻日军。

大云山地区的战斗

大云山地区的战斗是本次会战的前奏，还不是会战的正式开始，但持续了 10 天，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

大云山位于新墙河以北数公里处，海拔 960 米，是第九战区的重要前进阵地之一，山顶由第 4 军 1 个加强营守备，其西侧为第 4 军第 102 师第 306 团，东侧为第 58 军新编第 11 师的 1 个步兵营。会战前守军不断派出小部队向日军后方袭击，破坏其交通设施。

日军第 11 军为准备实施“加号作战”，掩护其主力向新墙河以北集中并隐蔽展开、占领较大的渡河地带，命令原在岳阳地区担任守备的第 6 师团对大云山进行扫荡，解除这一侧后威胁。9 月 7 日晨，第 6 师团第 23、第 45 联队在航空兵支援下从忠坊向大云山北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侧雁岭、詹家桥展开进攻，遭守军阻击后向东南侧迂回；其第 13 联队向大云山西侧进攻，与守军第 102 师发生激战。这时，第二十七集团军发现鄂南咸宁地区日军第 40 师团向湘北调动，判断是与第 6 师团换防，日军向大云山的进攻，是换防前的例行攻势。于是于 7 日 18 时命令第 4 军确保大云山，命令第 58 军派出部队协同第 4 军作战，并命令第 20 军准备从通城向西侧击日军，乘日军换防时给以打击。

9月8日至9日，日军第6师团主力继续向大云山东侧猛攻，守军虽奋力抵抗，但因日军兵力、火力均处于优势，堵击无效，乃弃守大云山。10日，第6师团主力认为已完成扫荡任务，撤离大云山，向桃林方向集结，其第13联队则在甘田、团山坡附近被中国第102师和第59师一部所阻，陷于苦战。同日，中国第58师收复大云山阵地，向大云山增援的第37军第60师亦已到达战场，第二十七集团军遂命新编第10师、第59师、第60师包围并歼灭当面日军，定于次日拂晓开始攻击。11日，正当这3个师与第13联队激战时，由咸宁西进的日军第40师团重松支队（以1个步兵联队为基干组成）赶到甘田，接应第13联队向草鞋岭撤走。12日至14日，中国军队继续向重松支队展开进攻，双方在甘田、团山坡的狭小区域内互相争夺，伤亡均重。此时第九战区仍未判明日军进攻长沙的企图，依然认为日军向杨林街以北的甘田进攻是掩护其撤退的动作。如薛岳 14 日致蒋介石电称：日军“扫荡我大云山后，南渡新墙河窜扰。经判断敌又师上高时第33师团以进为退之故伎”。

15日，日军又以刚从赣北开来的荒木支队增援，战斗极为激烈。这时，第九战区发现日军已有4个师团以上的兵力集结于湘北，方发现日军有即向长沙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迹象，遂令第二十七集团军主力向新墙河以南转移，大云山战斗至此结束。

关于大云山战斗，日军战史中有如下记述：在会战发起前，第11军“曾令第6师团扫荡了横亘于开阔地东侧的大云山（标高1000米），因兵少山大，不仅没有收到多大战果，反而于9月10日引出了重庆正规军4个师的大攻势。按照作战部署，那一带被指定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为第 40 师团负责扫清的开阔地。该师团自 11 日逐次进入，突然与上述之重庆军不期遭遇，各部被迫陷入苦战。15 日夜，军才得悉这一情况，立即把荒木支队投入战斗，吃到了没有预料到的苦头。”

汨罗江两侧地区的战斗

9月17日，由各地调往湘北的日军已全部集结完毕，进入进攻出发地位。由于接受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兵力分散的教训，阿南惟畿将进攻部队并列部署于狭窄的正面，以期进行纵深突破。44个大队及322门火炮和迫击炮展开于新墙河以北仅20公里宽的正面上。仅派独立混成第14旅团第63大队（平野支队）乘船溯湘江南下，进攻青山、营田，掩护其右侧翼，并策应正面主力作战。各部队进攻出发的具体位置是：第14旅团63大队位于岳阳附近，第4师团位于三港嘴北侧，第26旅团（早渊支队）位于青风驿附近，第3师团位于筻口附近，第6师团、独立混成第14旅团的步兵第62大队（江藤支队）位于草鞋岭附近，第40师团位于马家桥附近，第33步兵团（荒木支队）位于甘田附近。

第九战区在新墙河南岸的守军为第4军的第59、第102、第90师和第60师（由第37军配属），大都是经过大云山战斗、于18日拂晓前才从新墙河北岸撤回而仓促进入阵地的。第58军、第20军奉第二十七集团军的命令加入新墙河南岸布防，尚未到达指定位置。

9月18日拂晓，日军发起全线攻击，在炮兵、航空兵火力支援和战车协同下强渡新墙河。第4军各师凭借既设阵地抗击日军。第102师正面抗击日军第4、第3、第6师团的集中攻击，战斗尤为激烈。数小时后，日军渡河成功，突破守军第一线阵地。第4军乃转入长湖东、西第二线阵地，继续抵抗。日军第3、第4师团及早渊支队沿粤汉铁路两侧地区迅速向南突进，第3师团一部迂回至第4军侧后。日军平野支队也搭乘海军舰艇沿洞庭湖东侧前进至湘江口的青山附近登陆，与主力协同，向该方面守军第99军展开进攻。至16时，第4军第二线阵地又被日军突破。该军军长欧震鉴于日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军兵力占优势，攻击猛烈，且有空中支援，正面阻击已不能奏效，遂令各师逐次掩护，向关王桥以东山地转移，占领有利阵地，以便于尔后机动或侧击日军。

同日 22 时 30 分，第九战区为加强湘北方面主战场力量，令第 72 军从修水、三都地区西进至通城附近，并指挥暂编第 54 师，准备担任该方面的反击作战；令第 20 军（缺暂编第 54 师）进至王安屋、朱公桥方面，协同第 58、第 4 军向西侧击渡河南进的日军。

19 日，第 20 军由桃树港向朱公桥疾进，黄昏到达指定位置。第 58 军在高家桥附近与当面日军激战。第 4 军第 59、第 60、第 90 师阵地均遭到日军第 40 师团攻击，激战竟日，双方仍在对峙中。日军第 4、第 3、第 6 师团快速向南突进，傍晚分别到达汨罗江北岸的石头铺、长乐街附近；第 6 师团还以一部从磨刀石渡河，与南岸守军第 37 军在颜家铺、浯口一带交战。

这时，第九战区在汨罗江南岸担任守备的部队只有第 37 军（辖第 95、第 140 师）和第 99 军（辖第 92、第 99、第 197 师）。9 月 18 日，薛岳根据预定的在汨罗江两岸与日军决战、反击而歼灭日军的计划，命令第 37 军（欠第 60 师）守备浯口至骆公桥之线；第 99 军的第 99 师守备络公桥以西、营田至湘阴之线；第 92 师推进于三姐桥以北，占领阵地，统归第 37 军军长指挥，坚决阻击日军；第 26 军主力即由浏阳开赴金井附近；第 72 军改调平江，准备作战。随后，第九战区又命令第二十七集团军各军向汨罗江以北日军侧背的长乐街、磨刀石、归义、新市等地攻击，迟滞其南进；命令第 26 军由金井向瓮江推进；令在衡山、渌口的第 10 军即向高桥、金井一带开进。

9 月 20 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固守湘江两岸及汨罗江南各既设阵地，加强抵抗，保持主力于外翼，力求攻击敌之侧背；令第三、第五战区乘虚向当面敌人攻击，以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同时令第六战区向荆州、宜昌地区日军积极袭击，相机收复宜昌。23 日开始实施。军事委员会除明确将第 10、第 26 军拨归第九战区指挥外，还命令从第六战区抽调第 79 军、从第七战区抽调暂编第 2 军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增援第九战区。

但第九战区 9 月 18 日发给各集团军、各军的电报被日军特种情报部门窃收并破译后送交第 11 军。该军原定沿长（沙）岳（阳）公路突进至汨罗江南岸后将主力第 3、第 4 师团使用于战场西部（即湘江方面），当获悉第九战区以 4 个师守备汨罗江既设阵地，而将主力置于战场东部的瓮江等地侧击日军的情报后，立即改变原定部署，令第 3、第 4 师团逐次转向浯口、瓮江东侧地区，令第 40 师团、第 6 师团从东面山地迂回，对中国第 37、第 26、第 10 军形成合围态势，予以歼灭。

9 月 20 日，日军第 4、第 3、第 6 师团及早渊支队从骆公桥、新市、磨刀石、浯口等渡河点强渡汨罗江，突破第 37 军前进阵地。守军向主阵地撤退。日军第 40 师团配属荒木支队，击退第 4 军侧击后，留江藤支队掩护补给线，主力转向新官桥、瓮江以东地区，预定经平江迂回南进。9 月 22 日，日军在航空兵支援下向第 37 军主阵地攻击。双方激战 3 天。至 24 日，日军第 3、第 4 师团突破守军主阵地，将第 95 师、第 140 师包围。第 37 军奉命向麻林市突围转移，伤亡甚重。

9 月 21 日，日军第 6 师团从浯口向瓮江北侧转进，与刚刚到达战场的中国第 26 军遭遇。日军凭借优势兵力节节进逼，向第 26 军第 44 师右翼包围。第 26 军令第 32 师向浯口日军后方攻击，适与第 3 师团后续部队遭遇，激战至 23 日，第 32 师伤亡较大，被迫后退。第 26 军各师有被分割危险。第九战区令第 26 军以蒲塘为中心，各师靠拢，阻击日军。第 26 军立即调整部署，令第 32、第 41、第 44 师在蒲塘四周构成环形防御。24 日，日军第 40 师团也加入对第 26 军的攻击。25 日夜，日军从东正面和南正面突入第 26 军阵地。第 26 军又奉战区命令向金井东南地区转移，与由平江南下的第 72 军协力作战。

这时从衡阳、渌口北上的第 10 军（辖第 3 师、预备第 10 师、第 190 师）已到达战场，奉命在高桥、金井、福临铺一线占领阵地。9 月 24 日，由浯口附近突围南进的第 37 军第 140 师转移到金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井附近，日军第3师团沿长岳公路尾追而来，日军第6、第40师团也绕过第26军右翼进至金井附近，与第10军遭遇。24日上午，日军第3师团、第6师团在航空兵支援下，分别向第10军的预备第10师、第190师发起攻击。25日，日军第3师团占领福临铺。第4师团、早渊支队也已赶来，开始向第10军第3师展开进攻。战至26日，第10军各师阵地先后被日军突破，金井、栗桥失陷。该军一部向金井东北日军后方转进，主力奉命向捞刀河以南朗梨市转移，收容整顿。

在此期间，第二十七集团军所属第4、第20、第58军曾奉命向日军侧后攻击，但未能达到切断日军补给线、迟滞其南进的目的。

第九战区预定在汨罗江两岸（主要是汨罗江以南）与日军决战、击灭日军主力的企图不但没有实现，在此方向担任守备的各军反被日军各个击破，损失惨重。

捞刀河和长沙附近的战斗

日军第4、第3、第6、第40师团、早渊支队与荒木支队在汨罗江以南击破中国第37、第26、第10军等部防御后乘势向南突进，陆续进抵捞刀河北岸，迫近长沙。

9月25日，薛岳电令第79军应守备捞刀河南北地区，保卫长沙外围；暂编第2军先头部队暂编第8师限于26日到达朗梨市待命；第74军应以2个师兼程向黄花市前进，在夏家塘、春华山、赤石河、石灰咀之线占领阵地，迎击南进日军。

但第九战区这一电报又被日军特种情报部门窃收和破译。日军第11军认为：第74军是蒋介石中央系统中最精锐部队之一，自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起，曾与第11军多次较量，是第11军的老对手，在上高会战中又碰过它的钉子，这次一定要捕捉而消灭之。第11军司令官阿南立即调整部署，令第3、第4师团向捞刀河以南突进；解除第6师团原定占领平江的任务，改向捞刀河谷推进，拦击第74军；令第40师团在扫荡金井附近地区后南下。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9月25日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从长沙撤往湘潭。

同日，第74军先头部队第57师到达捞刀河北岸的春华山附近时发现春华山已被日军占领，随即占领南岸天鹅山，与日军对峙。日军向天鹅山展开进攻，双方激战彻夜，至26日晨，日军被击退。第57师乘机反击，夺回春华山，掩护第74军主力集结，随后将春华山移交第58师，北向麻林迎击日军。27日晨，日军第3师团主力在空军支援下向第57师正面连续猛攻，遭到第57师顽强抗击；日军又投入第4师团一部攻击第57师左翼。第57师伤亡近3000人，仍坚守不退。与此同时，第58师在春华山、夏家塘、伍家渡一线，第51师在伍家渡、杨家滩之线，以及协同第74军作战的第37军第95师在王家冲、杨公桥一线也与日军第6、第3、第4师团发生激战。守军各部队坚守捞刀河两岸阵地，阻击、侧击日军，或主动向日军进攻，给了日军以相当杀伤，但自己也受到严重损失，第74军全面陷于苦战。至9月27日夜，第九战区命令该军撤出战斗，东向洞阳市、横江至浏阳河南岸转移，准备侧击日军。日军强渡捞刀河以后直趋长沙，其第3、第6师团则由长沙以东向株洲方面突进。

第九战区以及军事委员会原来就没有估计到日军会攻入长沙，未作在长沙近郊和市区防御作战的准备，因此日军突过捞刀河后，长沙无兵可守，市民纷纷逃难，道路为之拥塞，秩序极为混乱。分别从第六、第七战区前来增援的第79军、暂编第2军只有先头第98师、暂编第8师第1旅到达长沙，该两军主力都还在开进途中。

9月27日晨5时，第98师在长沙以北三窑堂、白茅铺一线与日军早渊支队遭遇，展开激战。日军以航空兵火力支援，连续突击；战斗至晚，突破第98师第一线阵地，逼近长沙。28日，日军早渊支队再攻破第98师第293团阵地，突进长沙。刚刚到达岳麓山的第79军暂编第6师奉命进入长沙，与日军展开巷战。至9月30日，日军第4师团也到达长沙，其第3师团一部曾突入株洲，与暂编第2军先头部队发生战斗，暂编第2军随即撤出。日军第6师团集结于镇头市附近，第40师团集结于狮形山附近，荒木支队、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江藤支队担任掩护后方交通线任务。至此，日军第 11 军认为已完全达到了预期作战目的，停止了攻势。

10月1日，日军第11军下达返转命令：着第40师团先行，第4、第3、第6师团并列。其中第40、第6师团居右，经永安市—麻峰咀—长乐街路线北返；第4师团居左，沿长沙—湘阴之线北返；第3师团居中，沿左右之间的道路北返。10月1日日没时开始返转。

薛岳侦知日军退却行动后，当即命令暂编第2军、第79军各向当面日军跟踪追击；命令位于捞刀河、汨罗江南北地区的第74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所属各军（第4、第20、第58军并指挥第72、第26军）和第99军各依现在位置截击、侧击日军，务使其不能安全渡过新墙河。蒋介石也发电报要求“第九战区应乘敌疲惫，果敢追击，乘机占领岳阳，并应积极破坏武岳铁路，分向各路退却敌人沿途袭击、伏击，猛烈打击，使其不能退守原防；并牵制防守，滞其向武汉方面转移，以利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之作战”。

各部队按以上命令，对撤退中的日军展开追击、截击和侧击，给予一定杀伤，但未能打乱其行动。至10月9日（日军战史记载为10月6日），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恢复战役前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至此结束。

第二次长沙会战，对日军来说，是“在激烈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受到极严格制约的条件下作战的”，中国军政当局借此宣扬日军是被中国军队击溃、中国又取得了第二次长沙大捷，以此鼓舞士气、民心，维护国际形象。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政当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方面在这次会战中的失利和失误也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第三次长沙会战（公元 1941 年）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中国派遣军”第 23 军在南方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也从广州向香港发动进攻。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配合英军的作战，于对日宣战的当天（9 日），也命令各战区对当面日军发动进攻，以牵制日军；同时还命令第四战区向日军第 23 军进攻，以策应香港英军，并令第 5 军、第 6 军和第 66 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进入缅甸直接支援英军防守缅甸。日军第 11 军发现中国军队第 2 军、第 4 军由长沙附近南下，遂决定先发制人，向汨水（汨罗江）方面采取攻势，以牵制中国军队南下，配合其第 23 军攻占香港的作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因而展开。

新墙河地区的战斗

1941 年 12 月 14 日，日本第 11 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令参加进攻的日军开始向岳阳以南预定的地区集中。第 6 师团于 20 日在新开塘附近集结完毕，第 40 师团于 21 日在托坝附近集结完毕。由于中国游击队的袭扰和破坏铁路，第 3 师团迟至 25 日才全部到达龙湾桥附近。为了掩护其主力部队集结和展开，第 6、第 40 师团的先头部队自 18 日起即各以一部兵力向新墙河以北中国守军的前进阵地攻击。

中国第九战区第一线守备部队为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第 20 军。沿新墙河南岸，由左至右为：第 133 师防守磊石山，鹿角、荣家湾、新墙之线，第 134 师防守潼溪街、杨林街及油港河南岸草鞋岭、方山洞之线。新墙河以北的筻口等地设有前进阵地及据点。暂编第 54 师位于幕府山以北，警备九岭、麦市、斗米山之线及通城等前进据点，以保障新墙河阵地的右侧背。在第 134 师和暂第 54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师之间的黄崖市地区集结有第 58 军。该军随时支援第 20 军的作战。

由于守军第 134 师右翼阵地突出于新墙河以北，日军为进占新墙河北岸渡河进攻出发地位，第 40 师团以第 234、第 235 两联队于 22 日先期向油港河南岸守军阵地进攻。激战一昼夜，23 日进至筻口。当日晚，阿南惟畿于岳阳指挥所下达了进攻命令。

12 月 24 日，日军第 6 师团全部进至新墙河北岸，占领了渡河进攻出发地位。左翼第 40 师团首先发起进攻，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于当日 14 时在筻口附近强渡新墙河。徒涉过河时遭到守军第 134 师的坚强抗击。傍晚时渡过新墙河，突破守军罗袁霞阵地，向潼溪街攻击前进。第二十七集团军急令第 58 军的新 11 师由黄崖市向杨林街前进，由东向西侧击敌人，策应第 20 军的作战。第 134 师右翼方山洞附近的部队亦向南撤退，与主力靠拢，参加战斗。

日军右翼第 6 师团于 24 日傍晚开始进攻，当夜强渡新墙河后突破守军第 133 师阵地，攻占了新墙、七步塘等据点。第 133 师除留置一部兵力守备纵深内各据点外，主力向南岳庙、洪桥以南转移；第 134 师退守十步桥东西之线。

25 日晨，日军第 3 师团随第 6 师团之后徒涉过新墙河，从右翼投入战斗，沿粤汉路东侧攻击前进。此时，守军第 58 军的新 11 师由杨林街附近向日军第 40 师团右侧后攻击，第 58 军的新 10 师亦进至胡少保附近。激战至晚，日军进至黄沙街、大荆街、三江口、关王桥以北一带。守卫傅家冲、洪桥两据点的第 398 团第 2、第 3 营依托工事顽强抗击，曾数次击退日军的冲击，但终因兵力悬殊，第 2 营营长王超奎和第 3 营副营长吕海群及所属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26 日，日军以一部兵力围攻第 20 军阵地纵深内的各据点，抗击第 58 军之侧击。主力向汨罗江北岸地区突进，在攻占关王桥、三江口、大荆街及东沙街等主要据点后继续向南攻击前进。当日晚，日军右翼第 3 师团进至归义汨罗江北岸，中路第 6 师团进至新市汨罗江北岸，左翼第 40 师团进至长乐街。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27 日晨 2 时，薛岳令第 37 军加强汨罗江南岸的防守，阻止日军渡过汨罗江；令第 20 军、第 58 军向东南山区撤退，准备尔后反击。此时留置日军后方防守据点的各部队已大多突围撤走，与主力会合。

汨罗江以南地区的战斗

第九战区防守汨罗江防线的部队为第 99 军（2 个师）及第 37 军。沿汨罗江南岸，由左至右为：第 99 军的第 99 师防守湘阴至营田以东之线，第 92 师防守归义东西之线，第 37 军的第 95 师防守新市、伍公市之线，第 60 师防守浯口，张家渡之线，第 140 师控制于金井地区，为军预备队。

12 月 27 日，日军第 3 师团的骑兵联队于 11 时左右首先由归义附近渡过汨罗江，突破守军第 92 师阵地，进至栗桥以北，掩护其主力渡江。第 6 师团及第 40 师团在击破第 37 军在汨罗江北的前进阵地及据点后，其先头部队于傍晚先后在兰市河和长乐附近强渡汨罗江，占领了滩头阵地，但在第 37 军的坚强阻击下，未能进展。

12 月 28 日，日军第 3 师团主力全部进至汨罗江南、沿粤汉铁路两侧，向南突进，18 时前后进至金鸡山、大娘桥等地。守军第 99 师等退至牌楼一带。第 6 师团及第 40 师团遭到纵深阵地内依托既设工事和据点顽强防守的第 37 军的阻击，进展缓慢。

由于日军第 3 师团已经深入，左翼形势严峻，薛岳令第 37 军预备队第 140 师向铁路方面增援，归第 99 军指挥，阻击日军第 3 师团；令第 37 军军长率指挥所向前推进至米公源，就近直接指挥第 95 师和第 60 师的战斗；令位于陈家桥、三江口地区的第 20 军和位于长湖、新寨地区的第 58 军向长乐街、大荆街方向攻击日军的侧背，以牵制日军第 6 师团及第 40 师团主力，阻其南渡汨罗江。

阿南惟畿企图包围、歼灭汨罗江南岸的第 37 军，于 28 日晚令第 3 师团向左回旋，迂回至第 37 军后方的福临铺。该师团遂由大娘桥附近连夜兼程东进。

12 月 29 日，日军第 3 师团于凌晨进至新开市附近，向退至新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开市的第 99 师发起攻击。此时守军第 140 师亦已到达李家段以西，薛岳遂令第 140 师接替第 99 师防守新开市附近阵地，令第 99 师退守湘阴和营田。日军第 3 师团及第 40 师团主力当晚已全部进至汨罗江南，与守军第 37 军相持于西山庙、清江口一线。

12 月 30 日，日军在航空兵及炮火掩护下全线发动猛攻。日军第 3 师团除留一部兵力仍在铁路附近继续攻击守军各据点外，主力在攻占新开市后向东南急进，当晚进至福临铺，先头进至麻林附近。日军第 6 师团及第 40 师团亦在攻占长岭、浯口等地后，于当晚分别进至福临铺和金井一带。

留于新墙河以南地区的第 20 军之一部，于 30 日夜突袭驻于新墙东南长胡镇的日军辎重兵第 40 联队，给予歼灭性打击，并将其联队长森川启宇击毙。

当薛岳得知日军第 3 师团已突进至第 37 军后方的情况后，立即令第 37 军向金井以东的山区撤退，转至外线待机实施反击。至此，汨罗江以南地区的战斗告一段落。

长沙地区的战斗

日军第 11 军发动这次进攻的战役企图本为策应其第 23 军攻占香港和南方军的作战，以牵制中国第九战区的兵力，不使南下，所以原定的作战计划是进至汨罗江以南地区，给予守军第 37 军以重创后即撤回原防地，并无攻占长沙的目的。但阿南惟畿在作战之初即有乘势攻略长沙的意图，第 3 师团长亦有相同的想法，曾两次提出建议。当日军渡过新墙河、迅速进至汨罗江北岸时，阿南惟畿认为进攻开始以来进展顺利，又得到长沙守军暂编第 2 军南下、现市区兵力薄弱的情报，遂准备渡过汨罗江后继续南下，攻占长沙。军部参谋们认为本次作战目的主要在于策应香港作战，现香港已为日军占领（25 日攻占香港），应按原计划撤回原防，进攻长沙必须慎重。阿南惟畿没有采纳参谋们的意見，向“中国派遣军”发去请求进攻长沙的电报。27 日、28 日均未收到“中国派遣军”的批复。29 日，阿南接到航空兵的侦察报告，说“中国军已向长沙退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却”，认为正是乘势攻占长沙的良好战机，遂独断决定改变原作战计划，向长沙追击，并分别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大本营陆军部申诉理由，请求认批。当晚下达了进攻长沙的命令。

另将外园支队（以独立混成第18旅团独立步兵第95大队为主编成）调来参战。

日军第3师团接到进攻长沙的命令后立即发起追击，昼夜兼程前进。30日夜到达枫林港，留骑兵联队向北警戒，主力渡过捞刀河，经碑楼铺，渡过浏阳河，经东山向长沙东南郊前进。第6师团在航空兵支援下进至朗梨市渡河点附近担任警戒，并作为第2梯队。第40师团进至金井一带，牵制东面山区的中国军队，掩护第3、第6师团的后方。独立混成第9旅团29日到达岳阳，立即向关口桥前进，以保障进攻主力的侧背安全。

12月30日晚，薛岳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当前的动态，并说“我军已按照既定计划围歼此敌”。蒋介石为防止过早使用第二线部队，致电薛岳：“敌似有沿铁道线逐步推进攻占长沙之企图。该战区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为要。”

为了坚定歼敌决心，打好这场“天炉战”，薛岳在下达作战命令之前首先下达了严格作战纪律的命令，规定“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本人“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罗卓英）代行职务，按预定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

12月31日，日军第3师团到达朗梨市，正准备渡过浏阳河，第6师团进至麻林以南，第40师团亦进至上沙市以南，其先头已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接近永安。因日军“已进入预定包围圈中”，第九战区令各集团军于1942年1月1日子夜开始攻击，限1月4日到达第一次攻击到达线。

防守长沙市区的部队为第10军。12月30日，军长李玉堂制定了保卫长沙的作战计划。其兵力部署及任务是：“第3师（附警备司令部所指挥之各武装团队）以主力占领长沙城垣，以1团控置于城东南角，拒止敌人进犯，并以便衣队（约1连）在安沙、沙坪附近预行潜伏，搜索敌情；预10师占领自水陆洲、猴子石、金盆岭、黄土岭、林子冲、左家塘、半边山之线，主力控置于黄土岭附近，拒止敌人进犯，并派便衣队在东山附近预行潜伏，阻止敌人；第190师占领左家塘、杨家山、鞍子山、湖迹渡、复兴市附近、新河正街之线，拒止敌人，并派便衣队（约1连）在枫林港预行潜伏，搜索敌情。”

1942年1月1日8时，日军第3师团于朗梨市南的磨盘洲附近全部渡过浏阳河，以第18联队和第68联队并列向长沙城东南郊区前进，11时许，向阿弥岭南北之线的预第10师阵地发起进攻。激战到16时，阵地被日军突破，预第10师退守半边山、左家塘一带的既设阵地。18时左右，阵地再被突破，守军第29团第1营伤亡殆尽。日军继续进攻，遭到守军坚强抵抗，被阻于军储库、邬家山阵地前。

此时，日军第11军情报部门破译了薛岳令各集团军向长沙附近集结、准备围歼日军的电报，阿南惟畿急令第3师团加紧进攻，企图在第九战区形成包围以前攻占长沙。第3师团当即将师团直属的第6联队第2大队由第68联队左翼投入战斗。日军增强力量后，于21时攻占军储库、邬家山附近阵地，第2大队大队长加藤素一率一部兵力乘势突入至白沙岭。22时，预第10师在岳麓山重炮兵支援下组织反冲击，收复了军储库、邬家山阵地，并包围了白沙岭日军第2大队。从1日夜至2日凌晨，双方在长沙东门、南门外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战，反复肉搏，阵地多次失而复得，第29团团长陈新善、团附曾友文等阵亡，但终于守住了阵地，击退了疯狂进攻。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的日军。在第 28 团英勇攻击下，被围于白沙岭的日军除 1 名列兵池山至于 2 日凌晨 2 时逃走外，加藤素一和其副官桥本光义以下全部被歼，获得日军作战命令、阵中日记等文件甚多，从中得知日军弹药粮秣携行数量甚少、战力不强，以及其进攻计划、各师团位置等重要情况。此时处于外线的各集团军正从三面向长沙推进中。第九战区立即将此敌情通报各部队，并令各集团军按预定计划快速向长沙日军合围。

1 月 2 日，日军第 3 师团继续组织进攻，将攻击重点由南门方向移向东门，集中炮火，并令工兵第 3 联队逐次爆破守军的堡垒群，猛攻第 190 师四方塘、南元宫一线阵地。守军顽强抗击（有些阵地曾多次反复争夺），以手榴弹和刺刀进行白刃格斗，日军的多次进攻被击退。守备南门外修械所高地的预第 10 师葛先才团（第 28 团），战至仅剩 58 人，终于保住了阵地。第 30 团还以一部兵力秘密机动至南门外侧击日军第 68 联队，将其第 7 中队击歼大半，中队长丸山信一以下所有军官全被打死。

经过 2 天的激烈战斗，日军第 3 师团伤亡惨重，且因后方交通被切断，补充困难，而携带的弹药又将近用完，所以已无力组织强有力的攻击，将全部兵力投入第一线，亦毫无进展，被迫改为守势作战。

此时，守军第 4 军已由广东车运到达株洲，第十九、第二十七、第三十集团军亦按照计划正向长沙合围中。2 日晚，蒋介石致电第 10 军：“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 10 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 10 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用以鼓励士气。

阿南惟畿见第 3 师团攻击顿挫，而第九战区外线兵团正向长沙地区逼近，形势严峻，但仍企图在守军外线兵团到达前攻下长沙，遂于 2 日夜令在朗梨市的第 6 师团从第 3 师团右翼投入战斗，同时令在金井地区的第 40 师团迅速进至春华山一带，对东部山区警戒，保障进攻两师团的后方安全。第 6 师团留第 45 联队守备朗梨市及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附近渡口，其余连夜进至长沙东北郊。

1月3日拂晓，日军第6师团及第3师团同时发动攻击，第6师团进攻北门至东门间阵地，第3师团进攻东门至南门间阵地。激战终日，日军除第6师团第23联队的第12中队曾一度由城北向西突至湘江岸边外，其余部队全被击退。第3师团第68联队的第2大队在向东瓜山阵地冲击时遭到守军预10师的密集火力和以手榴弹和白刃战进行的反击，在6时30分前后该大队被击退，大队长横田庄三郎以下被打死、打伤百余人。当日晚，薛岳为加强长沙防守和反击力量，令第73军的暂第5师接替第77师荣湾市一带的防务，而令第77师渡过湘江至长沙城内，归李玉堂指挥，为第10军的预备队，控制于南门口附近。

围攻长沙城的日军第11军部队粮弹将尽，死伤惨重，攻势屡遭顿挫，且处于被中国军队包围状态下，处境危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乃于3日夜间决定撤退。

1月4日，日军在撤退之前又对长沙进行了一次猛烈攻击，用以隐蔽其撤退企图。但所有的进攻，均被守军击退。第3师团及第6师团于当晚乘夜暗脱离战场，由长沙市郊分别向东山等地撤退。至此，长沙地区战斗结束，会战转入追击战斗阶段。

追击战斗

在长沙外围日军撤退的前1日（1月3日），军事委员会曾向第九战区下达训令，要求加速围击行动，特别强调要切断日军的退路。

4日晚，第九战区获知日军撤退后，立即命令原准备在长沙附近合围日军的各部队改变任务，转为由不同方向堵击和追击撤退的日军，以期“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彻底歼灭败逃之敌”。

日军第6师团因有第45联队留守朗梨市及渡口，所以撤退较为顺利，5日凌晨即退至朗梨市。第3师团开始向东山撤退时，第79军已进至东山附近浏阳河东岸，并将渡桥炸毁。5日凌晨2时，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第3师团到达东山时遭到第79军的堵击。此时第4军一部亦由长沙城南向朗梨市迂回，遂从侧面向日军第3师团实施侧击。在第79军和第4军的夹击下，日军第3师团陷于混乱，死伤甚众，被迫沿浏阳河南岸向磨盘洲退却，企图仍从来时渡河点徒涉过河，但遭到北岸第79军密集火力的堵击，死伤及溺死者达500余人，因而再次改向第6师团所在的朗梨市退却。6日凌晨退至浏阳河北岸，与第6师团会合。此时，第4军、第79军及第26军也跟踪追至朗梨市附近，向日军发起进攻。日军两个师团并列向北退却，中国军队紧紧追击。该两军于7日凌晨退到捞刀河北岸、枫林港地区。

日军第40师团由金井向春华山前进时，沿途遭到第37军的多次阻击与侧击，其第236联队伤亡惨重，第2大队长水泽辉雄、第5中队长三宅善识及第6中队长关田生吉等均被打死。到达春华山地区时，又遭到第78军的攻击。7日夜脱离与第78军的战斗，经罗家冲向学士桥退却。

1月8日，日军第3、第6师团由捞刀河北岸继续北退，沿途不断遭中国军队截击、侧击。进至青山市、福临铺、影珠山地区时，遭到第73、第20、第58、第37军的拦截阻击和第4、第26、第78军的追击，第3、第6师团被包围于该地区。

为了接应第3、第6师团的撤退，阿南惟畿令独立混成第9旅团南下解围。8日晚，该旅团对影珠山发动进攻。在该地担任堵击的第20军第58军立即进行反击。经彻夜激战，将该旅团击溃，并将其1个大队包围于影珠山附近。战斗至9日10时，该大队除1名军曹逃脱外，大队长山崎茂以下全部官兵被歼。

1月10日，第6师团企图向北突围，其第13联队被第20军和第58军分割包围于冯家段附近，遭到猛烈的围攻。虽然第1飞行团出动全部飞机支援，第13联队仍无法突出重围。联队长友成敏惟恐被歼后文件落入中国军队之手，下令将文件全部焚毁。

阿南惟畿得到第6师团被分割包围的报告后，立即令第3师团、第40师团及第9旅团分别从麻林市东、象鼻桥和影珠山以北向福临铺和其以北地区推进，一方面解第6师团之围，一方面集中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兵力向北突围撤退。

1月11日，日军第6师团及第3师团陆续突出拦截线，第40师团亦从春华山东侧北撤。第99军、第37军再在麻石山、麻峰嘴等地进行截击。日军一面抵抗、一面撤退。至12日，日军退至汨罗江北岸才得以收容、整顿。第20军、第58军、第73军、第4军、第37军和第78军尾追至汨罗江南岸后，第78军于13日从浯口渡过汨罗江，向长乐街以北实施超越追击。

1月15日，日军退至新墙河北原防地，第20军、第58军、第78军等中国军队一面寻歼汨罗江以南的残留日军，一面向新墙河以北日军阵地实施袭击。至16日，基本上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态势。第11军指挥所也撤回汉口。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这时日本的南方军正以破竹之势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而此次会战，从长沙城郊到汨罗江畔，日军遗弃了大量尸体，由此可见其败逃仓皇。中国军队长沙会战的胜利，对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仅进一步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对提高反法西斯战争盟军的士气，对支援美、英在太平洋战场作战也有一定的作用。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斯摩棱斯克防御战（公元 1941 年）

斯摩棱斯克（俄罗斯城市，东距莫斯科 380 公里）防御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和德国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

征服苏联，独霸欧洲，夺取世界霸权，是法西斯德国蓄谋已久的国策，也是希特勒梦寐以求的目标。1940 年 12 月 18 日，希特勒发布入侵苏联的第 21 号训令，代号为“巴巴罗萨”计划，总的战略目标是：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以前以一次快速战争击溃苏联。为此，德军最高统帅部集中了 152 个师又 2 个旅，连同芬兰、罗马尼亚等仆从国的 29 个师又 18 个旅，共 181 个师又 20 个旅，约 4300 辆坦克、4.7 万余门火炮和迫击炮、4980 架飞机、192 艘舰艇，总兵力为 550 万人，编成 3 个集团军群和 3 个独立行动的集团军，准备在 3 个战略方向上实施进攻。

北方集团军群共 29 个师，在第 1 航空队 1070 架飞机支援下；自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以东向陶格夫匹尔斯、普斯科夫、列宁格勒总方向实施进攻；中央集团军群由博克元帅指挥，辖第 4、9 集团军和坦克第 2、3 集群，共 50 个师又 2 个旅，在第 2 航空队 1600 架飞机支援下，自波兰华沙地区向布列斯特、明斯克方向突击，割裂苏军防御的战略正面，围歼白俄罗斯境内的苏军，尔后向斯摩棱斯克方向进攻，直指莫斯科；南方集团军群共 57 个师又 13 个旅，在第 4 航空队和罗马尼亚空军共 1300 架飞机的支援下，自波兰的赫尔姆、热舒夫向科罗斯坚、基辅方向进攻。另外，德军的“挪威”集团军及芬兰的 2 个集团军共 21 个师又 3 个旅，在挪威和芬兰境内展开进攻，由德军第 5 航空队和芬兰空军 900 余架飞机支援。德军总部预备队由第二集团军组成，共 24 个师。

面对法西斯的进攻威胁，苏联进行了抗击侵略的准备。到 1941 年 6 月，苏军已加强达到 500 余万人，其中设置在西部边境的 5 个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军区共有 170 个师又 2 个旅，约有 268 万余人，1540 架新式飞机和大量老式飞巩、1800 辆重型和中型坦克、34695 门火炮和迫击炮，在北起巴伦支海南至黑海的宽达 4500 公里、纵深 400 公里的广大地区进行防御。各军区的兵力和任务如下：列宁格勒军区共 21 个师又 1 个旅，任务是掩护苏芬国境从雷巴奇半岛至芬兰湾一线；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共 25 个师又 1 个旅，任务是掩护苏联与东普鲁士的边境；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辖第 3、10、4 和 13 集团军，共 44 个师，任务是掩护从立陶宛南端至乌克兰北端的国境线，正面宽 450 公里，军区的预备队由 6 个独立军编成，其中 2 个为机械化军；基辅特别军区共 58 个师，任务是掩护从多玛切夫、经索卡耳、普热米什尔至利朴卡纳的国境线；敖德萨军区共 22 个师，任务是掩护苏联同罗马尼亚的边境。

1941 年 6 月 22 日 4 时 30 分，法西斯德国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未经宣战就向苏联发动了全线进攻。进攻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开始的。德军首先以大量的航空兵对苏西部重要城市、交通枢纽、军事基地以及正向国境线开进的军队进行猛烈轰炸，并在苏军防御纵深内空降伞兵，夺占要地，同时以数千门火炮对苏军的边防哨所、防御工事、通讯枢纽和部队集结地域实行猛烈轰击；然后以优势的坦克和摩托化兵团为先导，从波罗的海至喀尔巴阡山宽约 1500 公里的正面上发起全线进攻。至 7 月 9 日，德军在西北方向推进约 400 至 450 公里，在西方方向推进 450 至 600 公里，在西南方向推进 300 至 450 公里，夺占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全部和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大部，侵入了俄罗斯西部各州，进抵列宁格勒接近地，威胁了斯摩棱斯克和基辅。在此期间，苏军西部边境区 170 个师中有 28 个师被歼灭，70 个师损失过半，损失火炮 3000 门、坦克 1500 辆和飞机 2000 架。德军丧失近 10 万人、1000 架飞机和近 1500 辆坦克。

在全线失利的情况下，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军统帅部及时转变战略指导思想，由企图实施战略进攻改为实施战略防御，首先破坏德军的进攻锐势，稳定战线，赢得组建和集结战略预备队的时间，在战争过程中消耗敌人有生力量，逐渐改变力量对比，夺取主动权，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条件。为此，苏军统帅部于 7 月 10 日成立了西北、西方、西南 3 个方向指挥部，西方方向指挥部由铁木辛哥元帅主持。

按照“巴巴罗萨”计划，德中央集团军群计划攻占第聂伯河左（东）岸，并占领斯摩棱斯克地域，打通通往莫斯科的道路。7 月上旬，德中央集团军群的快速部队前出到第聂伯河，企图把苏军的防御正面截成 3 段，合围并歼灭西方方面军在涅韦尔、斯摩棱斯克和莫吉廖夫的集团。当时，苏西方方面军处于极不利的态势，一些师从前线撤回，正在后方整编和补充，只有 24 个师占领防御阵地，但工事尚未构筑完毕，接合部较为薄弱，防空和反坦克兵器不足。

7 月 10 日，德军集中强大坦克兵团，在优势航空兵支援下向苏军发动进攻。在西方方面军右翼，德军 16 个师于 7 月下旬强攻到大卢基地域。在方面军中央，德坦克第 3 集群、摩托化第 9 军向东突击，从西北迂回斯摩棱斯克；德坦克第 2 集群强渡第聂伯河，从西南面迂回斯摩棱斯克。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铁木辛哥坚守斯摩棱斯克，但苏第 16、20 集团军没有来得及组织坚强防御，德坦克第 2 集群摩托化第 47 军就于 7 月 15 日攻占了斯摩棱斯克，并向东南推进到叶利尼娅。同时，德坦克第 2 集群摩托化第 39 军进至苏第二十集团军后方，切断了西方方面军最重要的交通干线明斯克——莫斯科公路。这样，德军在西方方面军右翼和中央推进 200 公里，苏军 12 个师在斯摩棱斯克地域陷入合围。在方面军左翼，德第二集团军前出到博布鲁伊斯克、日洛宾一线，使苏军 4 个师和 1 个机械化军在莫吉廖夫地域被包围。在此情况下，苏军统帅部决定在西方方面军后方建立新的防御地区。7 月中旬，苏军进行了英勇抵抗，并实施多次反突击。第二十集团军在奥尔沙实施反突击，第一次使用了卡秋莎火箭炮。但反突击未达到预期效果。为把德军从斯摩棱斯克方向引开，苏第二十一集团军在左翼于 13 日向博布鲁伊斯克方向实施进攻，牵制了德军 8 个师的兵力。第 21、13 集团军一部，还在罗斯拉夫利方向阻住了德坦克第 2 集群的前进。

从 7 月 21 日开始，苏军最高统帅部从预备队调出 20 个师给西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方方面军，组成 5 个作战集群，企图在西部主要方向上实施反攻。23 日至 25 日，西方方面军以 4 个作战集群分别从罗斯拉夫利、亚尔采沃和别雷地域向斯摩棱斯克实施向心突击，任务是与斯摩棱斯克地域被围苏军会合，粉碎该地域南、北的德军集团。苏军的反攻在各个方向上阻滞了德军进攻，支援了第 20、16 集团军的突围，但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了便于对作战军队的指挥，苏军最高统帅部于 7 月 24 日组成中央方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上将，3 个集团军）在戈梅利方向担任防御；7 月 30 日又以 7 个集团军组成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大将）。

8 月 8 日，德坦克第 2 集群和第二集团军转向南戈梅利方向进攻，包围了中央方面军。苏军为掩护布良斯克方向，于 8 月 16 日在预备队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之间成立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中将，2 个集团军）。8 月 21 日，德军推进 120 至 140 公里，进抵斯塔罗杜布、戈梅利一线，突入苏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之间，对西南方面军翼侧和后方造成威胁，中央方面军左翼军队和西南方面军右翼军队撤至第聂伯河对岸。

8 月 24 日，被围的苏中央方面军大部被歼。8 月下旬至 9 月初，布良斯克方面军对德坦克第 2 集群翼侧实施了突击。为配合突击，苏最高统帅部实施了一次空中战役，参战飞机 460 架，8 月 29 日至 9 月 4 日共出动飞机 4000 余架次。苏航空兵对德实施突击的效果未能被陆军充分利用，因而未能阻止德军南进。9 月上旬，德军强渡杰斯纳河，进抵科诺托普、切尔尼戈夫一线。8 月 30 日至 9 月 8 日，苏预备队方面军的 10 个师实施了叶利尼娅进攻战役，8 日解放叶利尼娅，扫清了这一地区的德军集团。9 月上旬，西方方面军 4 个集团军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进攻未获成功，奋战 9 天仅推进几公里。至 9 月 10 日，斯摩棱斯克交战结束，双方暂时转入防御。

战役中，苏军突施了防御和进攻战役，但军队数量不足，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指挥员缺乏组织机动作战的能力，没有足够的时间组织坚强的防御，因此未能阻止德军的进攻。由于苏军及时展开新锐军队，抗击和削弱了德军，为粉碎德军的“闪击战”奠定了基础。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俾斯麦”歼灭战（公元 1941 年）

“俾斯麦”（德国一艘战列舰的名称）歼灭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海军和英国海军之间进行的一次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德国海军又要和死对头——英国海军作战了。但双方实力悬殊，德国水面舰艇根本无法同英国较量。开战时，英、德舰队实力为：各种战列舰 15：5；各类巡洋舰 64：8；驱逐舰等 230：30；航空母舰 9：0；潜艇 58：57。在皇家海军加上法国海军的绝对优势面前，德国海军司令雷德尔别无选择，只能像上次大战一样，避免与英军主力决战，采用海上袭击舰和潜艇战术。

德国海上袭击舰采用伪装、欺骗、东游西击等灵活战术，取得了一些战果。1940 年 10 月，雷德尔决定，把重型舰艇投入到袭击商船的破坏战中去。结果，德国袖珍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出海作战 5 个月，击沉商船 16 艘（约 10 万吨）；德国最优秀的水面舰艇指挥官、海军上将吕特晏斯率重型战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出击大西洋，2 个月中击沉盟国 22 艘商船（11.5 万吨），安然返回法国布勒斯特港。这时，纳粹德国海上袭击舰达到了战果的辉煌的顶点，无论伪装商船、单艘战舰，还是整支舰队都战果累累。它们就像希特勒陆军在欧洲大陆一样所向披靡。

雷德尔感到踌躇满志，决心进行一次惊人的冒险。除了再派出“沙恩霍斯特”等重型战舰外，他还拿出了最大的赌注，押上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战列舰“俾斯麦”号。这次作战的行动代号叫“莱茵演习”。要点是用两支强大的德国舰队夹击北大西洋盟军海运线。“俾斯麦”和“欧根亲王”号在北方；“沙恩霍斯特”、“格来森诺”在南方。没有哪支单独的英国舰队敢和它们对抗，“莱茵演习”成功之时，就是英国生命线——北大西洋航线被切断之日，可惜这把钳子还未使用就被打缺了。停在布勒斯特港的“沙恩霍斯特”、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格奈森诺”不断遭到英国飞机的空袭，舰体损坏，难以出航，“欧根亲王”号也触了水雷。经过再三推迟，决定北方舰队单独行动，由智勇双全的吕特晏斯将军指挥。

5月18日，“俾斯麦”和“欧根亲王”离开波罗的海的训练基地，在大雾掩护下驶出卡特加特海峡，锚泊在挪威卑尔根峡湾。5月21日，“俾斯麦”锋锐的舰首冲开拥塞的流冰块，向北开往流冰四伏的北冰洋。“俾斯麦”号是皇家海军的心腹大患，它全长242米，宽36米，排水量4.17万吨；最大航速30节，续航距离1.5万海里；侧舷和炮塔装甲320—360毫米；火力极为可怕，除8门381毫米巨炮外，还有12门152毫米炮和44门高射炮、8个鱼雷发射管和6架水上飞机。“俾斯麦”刚离开港口就被英军盯住。它一离开挪威，英国海军就把从直布罗陀到斯卡帕弗洛内所有的战列舰、航空母舰和其他重型水面舰艇调到北海去堵截它。英国本土舰队司令托维海军上将在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上亲自指挥战斗。由于北海被英国人封锁，吕特晏斯想开入大西洋只剩下丹麦海峡一条水路。

5月22日，黑云低压，风雪交加，吕特晏斯上将利用坏天气开入丹麦海峡北口，不料却被装有远程雷达的英国巡洋舰“萨福克”、“诺福克”从荧光屏上找到。“萨福克”和“诺福克”紧紧咬住“俾斯麦”号，不管吕特晏斯做何种机动航行也摆脱不开，一直到它开入丹麦海峡北口。5月23日一整天，英国全体海军都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中。黄昏时，离丹麦海峡最近的英国战列舰“胡德”号接到“诺福克”号的无线电报，立即同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前往丹麦海峡南口迎战。

5月24日黎明，披着白色霜衣的“俾斯麦”号冲出了丹麦海峡，无边无际的大西洋展现在德国水兵面前，多么诱人的猎场呀！没有哪一艘英国军舰敢于阻挡它的行动。但“俾斯麦”高兴得早了点，在它的左舷升起两丛舰桅，英国最大的战列舰“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正在此地等候。“胡德”是和“俾斯麦”同级的超级战列舰，也有381毫米巨炮8门，它的航速略高，排水量4.2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万吨，致命弱点是主装甲板仅有 100 毫米厚。“威尔士亲王”的火炮和吨位略小些。在同敌舰相距 2.5 万码（23 公里）时，“胡德”的巨炮就开火了，时间为 1941 年 5 月 24 日晨 5 时 52 分。

“俾斯麦”号加以回敬。炮弹呼啸着划破冰冷的空气，在巨舰旁激起高大的水柱。“俾斯麦”的第一次齐射就命中“胡德”副炮塔一弹。很快，双方距离缩短到 13 公里。“胡德”为了发挥后炮火力并让“威尔士亲王”号有良好的射界，很快作了一次位置调整，结果把面积较大的侧舷让给了德国人，“俾斯麦”的第 5 次齐射准确命中了。德国穿甲弹轻而易举就钻透了“胡德”的薄甲，引发了火药库的大爆炸。火药的力量把“胡德”号一折为二，几分钟内就沉没了。包括舰长霍兰海军中将在内的 1419 名官兵全部牺牲，仅 3 人遇救。

“俾斯麦”旋即把火力转向“威尔士亲王”号，在 6 分钟内，“威尔士亲王”就挨了“俾斯麦”4 弹和“欧根亲王”的 3 弹。“威尔士亲王”破损严重：2 门主炮被打哑；一弹在舰桥爆炸，除舰长利希上校和信号兵外，全体指挥塔官兵皆被炸死；水下部分也挨了 1 弹，航速大减。“威尔士亲王”号无法再打下去了，它施放烟幕后撤出战场。“俾斯麦”也挨了 3 发重型炮弹，其一击破燃油舱，约 1000 吨燃油流了出来，使它的舰尾拖着长长的油迹，成为英军识别的显著目标。如果吕特晏斯满足于他已经取得的战果的话，他满可以就此退回挪威。然而吕特晏斯不顾燃油不足和航速降低（只剩 24 节），继续南下执行“莱茵演习”任务。英舰“诺福克”号利用雷达在“俾斯麦”的射程外远远跟着它，不断报告这艘可怕军舰的方位。英国从整个大西洋抽调了 42 艘战舰来包围“俾斯麦”号，其中有 2 艘航空母舰、5 艘战列舰和 3 艘战列巡洋舰。

5 月 24 日晚 6 时 40 分，“俾斯麦”突然转身和追击它的英国舰队交战，掩护“欧根亲王”号南下执行海上袭击任务。“欧根亲王”10 天后安然返回法国布勒斯特港，整个战斗航程中连漆皮也没擦掉。24 日晚 10 时，英国航空母舰“胜利”号从甲板上弹出了 9 架双翼的“旗鱼”式鱼雷轰炸机，它们编好队后，由埃德蒙海军少校率领，冒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着恶劣气候扑向“俾斯麦”。子夜时分，在“诺福克”的无线电导航下英国鱼雷机找到了“俾斯麦”，投下了9条鱼雷，但仅命中1枚，无损于“俾斯麦”。25日清晨，“俾斯麦”突然从“诺福克”雷达屏上消失，英国首相和海军部都极为不安。他们判断“俾斯麦”北上了，于是朝错误方向上大追一通。仅仅由于从直布罗陀北上的“K”搜索舰队离“俾斯麦”较近，这艘德舰才没能溜掉。

“K”舰队实力强大：包括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战列巡洋舰“声威”号和巡洋舰“谢菲尔德”号。5月26日上午，一架英国“卡塔利纳”水上飞机在离布勒斯特1200公里处发现了“俾斯麦”号。接着，从“皇家方舟”号上起飞的15架旗鱼式飞机冒着猛烈的高射炮火攻击了“俾斯麦”号。有2枚鱼雷命中，其中1枚打坏了“俾斯麦”号的舵，使它难以操纵。尽管“俾斯麦”大炮尚且完好，但已无返回德国的希望。

经过4天4夜的激战和航行，德舰上的水兵们全都精疲力竭了。5月27日黎明到来时，他们大多在岗位上昏昏欲睡。一阵阵排空巨炮将他们唤醒，“俾斯麦”号已受到十几艘英舰的重重包围。8时47分，英战列舰“罗德尼”号首先向它开炮。1分钟后，英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也投入战斗。开始，“俾斯麦”还在挣扎着还击，半小时后火力大为消弱。“罗德尼”逼近到4000米距离上，将雨点般的炮弹向“俾斯麦”砸去。这时，“俾斯麦”上已是一片沉寂。它的舰桅被打掉，舰上火光熊熊，浓烟冲天。由于采用严密的防水结构，它居然还没有沉。

英国战列舰的大炮静下来，“俾斯麦”已不值得浪费炮弹了。一直在观战的英巡洋舰和驱逐舰冲上来，把鱼雷送给毫无抵抗的“俾斯麦”。英航空兵和军舰先后向“俾斯麦”发射鱼雷达71枚之多，直接命中9枚以上。吃了那么多炮弹和鱼雷的“俾斯麦”再也支撑不住了。10时40分，这艘被称为“德国海军的骄傲”的庞然巨舰，翻滚着沉入波涛滚滚的大海，包括吕特晏斯海军上将在内的2200名官兵，除113人被救活外，其余全部随船战死。事后，丘吉尔说“它是一艘可怕的军舰。”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Z”舰队的悲剧（公元1941年）

1941年12月1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在西南太平洋海域，日军舰队与英国海军“Z”舰队一场激烈的海战正在进行，从航母上起飞的日机轮番轰炸，“Z”舰队主力巡洋舰“反击”号率先被击沉。接着，英国最新型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又被数枚鱼雷击中。几个被烧得焦头烂额的军官扶着舰队司令菲利普斯来到甲板上。舰长已下达了弃舰的命令，但菲利普斯却不愿离舰，他用最后的力气撑着站起来，接住从主桅上降下来的大英国旗，紧紧地裹在身上。眺望着远方的英伦三岛，菲利普斯老泪纵横。

舰队司令和自己的旗舰一起沉没，这是世界海战史上最为悲烈的壮举。

惊闻“Z”舰队出师失利的消息，亲手导演了这部悲剧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良久无语。在战后的回忆录中，丘吉尔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在全部的战争进程中，我从来没有受到比这一次更直接的震惊……在浩瀚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已经没有一艘英国或美国的主力舰了！”

胜利趋向保守，改变它当以流血为代价，为争夺太平洋优势，丘吉尔的威慑策略铸成大错

1940年11月11日，英军地中海舰队成功地袭击了意大利海军基地塔兰托，给意大利海军以沉重打击。

远在地中海上的炮火硝烟，东洋岛国的日本人没有放过。日军统帅部精心分析了战场态势，认定了航空母舰在长途奔袭作战时作为后方基地不可或缺的战略意义，继而制定了以航空母舰为主要依托的偷袭美军珍珠港基地的作战行动。

恰恰在这一点上，英国人犯了个错误。尽管英国海军曾经依靠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航空母舰赢得了胜利，但丘吉尔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940年9月，为确立盟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地位，英国首相丘吉尔提议成立一支“Z”舰队，开赴远东地区，以和美军的太平洋舰队遥呼相应。丘吉尔有他的如意算盘。远东地区日本人的势力很嚣张，但碍于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强大的实力，日本人在太平洋上还不敢为所欲为。但太平洋也不能交给美国一家子，素有日不落帝国之誉的皇家海军也要有一席之地。对丘吉尔的决策，海军部官员曾有异议，认为在这个时候往太平洋派遣力量易招惹是非。但丘吉尔固执己见，自信不会有事的。他认为派“Z”舰队的目的不是与日本人较量，而是对日实施“威慑战略”。见海军大臣起家的首相主意已定，海军部官员不便过份抵制，便顺水推舟提出海军方案：组成以6艘旧式战列舰为核心的联合舰队。但丘吉尔否定了这套组合方案。他指出：“派遣新型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为‘Z’舰队核心是最佳阵容。在威慑战中，一艘现代化的战列舰比任何数量的旧式战舰更有价值。”

在丘吉尔首相的一手策划下，1941年10月，赴远东以最新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舰“反击”号为主的“Z”舰队启锚出征。按原定计划，随同赴远东的还有航空母舰“无敌”号。但这艘航母在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搁浅受伤，未能列入编队。当时，英军在印度洋上还有一艘航母可以调用，但决策层似乎把它忘记了。事实上，从丘吉尔到海军决策层，都没有忘记印度洋上的航母，只是他们觉得海上决胜取决于战列舰，航母只能提供空中掩护，有没有它似乎无关紧要。况且，这次行动仅仅是威慑，并非真正要与日本人开战。即便真的打起来，“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上光高射炮就有150门，舰上装甲比拳头还厚，几架小小的飞机又算得了什么。

果然，在“Z”舰队出航远东的第一个多月中，舰队出尽风头。因为是威慑，所以舰队每到一地，就不停地组织名流参观，接受记者采访。“Z”舰队司令官菲利普斯和“威尔士亲王”战列舰的大幅照片刊登在许多报纸的头版头条。因而，舰队还没到新加坡，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BBC”广播电台已将信息传送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即便没有新闻媒介的参与，“Z”舰队的远东之行，日本人也已注意到了。威慑，说白了就是吓唬对手。威慑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实力不足的威慑，往往适得其反。已被战争狂热烧昏了头脑的日本当局，此时决意要在太平洋上发动一场战争，还能惧怕你一艘新型的战列舰。

与丘吉尔的愿望相反。日本人早已做好了迎击英军舰队的准备。

12月8日，日军航母联合舰队袭击美军珍珠港成功，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奇袭得手，日本人没有满足，拔掉了珍珠港这颗钉子，现在该敲打一下英国人的“Z”舰队。12月9日，日本四国以南的海面上，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正在驶往南太平洋战区的途中，舰队司令山本正在与幕僚们磋商用飞机迎敌还是用战舰对阵的方案。讨论异常热烈，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山本却一言不发，默默地听着争论。

主张用战舰对阵的是山本的作战参谋风田义雄大佐。他的主张自有他的道理。“威尔士亲王”号排水量3万8千吨，几乎集中了英国造舰技艺的全部精华。光360毫米的巨炮就有10门。对付这样的大家伙，当然要用相应规格的战列舰对阵。否则，小型的舰船与它对阵，无异于以卵击石。可反对派也不示弱。当时山本的舰队里，没有一艘战列舰可与“威尔士亲王”号匹敌。袭击珍珠港的主力战舰尚在返航途中，远水救不了近火。

航空参谋三和义通则力主空战。三和义通有他的理由，但大伙似乎不大敢相信。尽管昨天珍珠港之战，日本海空军取得巨大成功，但那是突然袭击，港内的军舰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挨炸的。而眼下要对付的是高度警觉、装备精良的“威尔士亲王”号，光靠几架飞机行吗？

其实，此时的山本早已成竹在胸，他开会磋商，不过是听听双方的意见而已。不管意见如何，都很难改变他的初衷。见双方意见争执不下，他站起来，摆摆手，示意不要再争了。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你们下过中国象棋吗？我们现在与英美下棋，靠拼车拼炮是不行的。他们军事、经济潜力巨大，我们拼不起。我们要用过了河的‘卒’去吃掉对方。过了河的‘卒’有时是很管用的。”说着，山本嘿嘿地笑了起来。

山本吹嘘的小“卒”就是飞机。他寄予厚望的飞机就是驻西贡的海军 22 航空队。

见山本主意已定，其他人马上不吱声。“立即拟定作战计划，不得有误！”“哈依！”山本话音刚落，作战室里的人全部立正回答。

血色飞舞，战火烧红了南太平洋辽阔的洋面，失误的情报，令“Z”舰队落入陷阱，菲利普斯身裹国旗，演出了壮烈沉没的悲剧

12月8日清晨，日军海空联手突袭珍珠港。接着，日军步兵在宋卞登陆，沿马来半岛向南推进。一条接一条的坏消息传到新加坡。驻扎在新加坡港的“Z”舰队司令官菲利普斯上将暴躁不安。强烈的责任感和迫切求战的心态，迫使着他作出新的决策。看来，用新型军舰吓唬日本人是不成了。我就不信他日本的舰队就那么强大，是牛是马拉出来溜溜。菲利普斯横下一条心了。

“Z”舰队迅速形成决议，急速北上，袭击日军护航船队，支援陆军守岛部队。

12月9日晚，马来亚北部上空，浓云密布，细雨霏霏，漆黑的海面上除了舰上的标志灯外，没有一丁点光亮。“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在四艘驱逐舰的护卫下，顶风破浪，疾速北上。指挥舱里的菲利普斯心情十分复杂。北上求战，是他决定的。按照作战教令，联合舰队出战，必须要有空军飞机助阵掩护。可当他找到空军司令请求空中火力支援时。胖胖的空军司令摊开双手，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空军司令有他的难处，日军北推很快，盟军许多机场陷落，哪里还有飞机支援海军作战，但菲利普斯却一肚子怨气。

没有飞机支援，海军就不能打仗啦！一向自负的菲利普斯是怒气冲冲指挥舰队北上的。负气出阵，常常要犯急躁和蛮干的错误。尤其是大型舰队出战，空中没有飞机掩护，实在是打仗之大忌。

菲利普斯犯了大忌，但他却不以为然。讨巧的是当时海上气象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条件恶劣，正合菲利普斯之意。出航以来，热带多雨，海面上常常雾气蒸腾，能见度很低。这种天气，既躲避了日军飞机的威胁，又隐蔽了舰队的行踪，可谓祥云高照。菲利普斯一阵得意。

战场上常常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如果天气晴朗，“Z”舰队说不定早就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了。眼下不仅老天帮了英国人的忙，日军自身的情报也阴差阳错，让“Z”舰队占了便宜。先是9日上午，一架日本高空侦察机飞抵新加坡上空，发现了港内有两艘大型战列舰的情报。其实，那是两艘大货船。真正的战列舰已经北上出发。9日傍晚，日本潜艇“伊—165”号在马来亚北部海域发现了“Z”舰队。但不知为什么，这份重要情报竟被日本情报部门耽搁了。等“伊—165”号返回基地后提起这份情报时，情报部门才慌了手脚。航空兵部队匆忙出动，直飞指定海域，在照明弹的光照射下，飞行员们发现了海上的编队舰群，赶紧俯冲下去。飞行员刚要发射鱼雷，突然发现机翼下的军舰都挂着太阳旗。连忙退出发射，用无线电一联络，才知那是日军护航舰队的旗舰“鸟海”号。飞行员虚惊一场之后悻悻返回基地。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Z”舰队，只距飞机俯冲地点5海里。只是天气原因，飞机没有发现罢了。“Z”舰队侥幸躲过第一次危险。

“Z”舰队北上目标暴露，加上夜间天气变好。凉爽的海风使菲利普斯清醒了许多。这样盲目北上，弄不好支援不成还要搭上自己的舰队。一番思考之后，他下令舰队返航。

“Z”舰队返航不久，新加坡发来电报，告知日本军队正在南边的关丹登陆。请菲利普斯见机行事。此时的菲利普斯最终经不起战火的烧灼，闻讯日军又在登陆，热血冲上了他的脑际。转舵，以最快速度赶到关丹，拦截打击登陆舰队和部队。

美丽的南中国海，雨过天晴，夜空群星闪烁。“Z”舰队6艘军舰以每小时28节的最高速扑向关丹。菲利普斯不知道，在这之前，一艘日军潜艇又一次发现了向南返航的“Z”舰队。日军潜艇当然不敢单艇寻衅，悄悄躲开了。

12月10日，天高云淡。接到潜艇情报的山本联合舰队立即命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令朔庄机场的 34 架轰炸机和 51 架鱼雷机起飞，追击往南返航的英军“Z”舰队。

“Z”舰队中途改道扑向关丹，使日军的飞机找错了位置。编队机群在预定海域一圈一圈搜索，竟没有发现目标。日机沿追击线继续南下，一直到新加坡也未见“Z”舰队踪影。飞行员一个个气呼呼地大骂潜艇胡说八道。

长门号旗舰上，山本没有吭声。他相信潜艇的情报不会错，只不过英舰中途又变了航向。往哪儿去呢？他把目光投向了关丹。日军统帅部为迷惑盟军，曾发布了在关丹登陆的假情报，会不会……想到这里，山本有了主意。

10 日早晨，“Z”舰队好不容易赶到关丹，但海面上平静如常，既没有登陆的舰船，也没有战火硝烟。会不会登陆完成后舰队撤离了呢？他命令舰群分开搜索，依然一无所获。该死的假情报。菲利普斯在心里恨恨骂道。害得舰队奔波了一夜，竟然无功而返。

“目标新加坡，返航！”菲利普斯发出指令。可是晚了，返航的舰队还没编好队形，空中就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菲利普斯知道麻烦来了。“准备战斗，歼灭敌机！”他大声命令。顷刻间，所有军舰上的大炮一齐对准天空。

由于云层所隔，舰上的人只听到飞机轰鸣，不见飞机踪影。飞行员也因在云上看不到目标而焦急。刚巧，一片浮云裂开一条缝隙，一架日军侦察机俯冲下来。“关丹东南 70 海里，战列舰 2 艘，4 艘驱逐舰护航！”

日军侦察机刚刚报完情报，一排炮弹在飞机周围爆炸，几块弹片击中飞机，飞机立时左右摇摆起来。它踉踉跄跄地飞出几百米，终于失控，一头扎进大海里。

“不惜代价，务必炸沉英舰！”山本面目狰狞地叫嚣着。日军机群像饿急了的狼发现了猎物，玩命地从四面八方朝关丹东南扑来。见天空黑压压的一片，“Z”舰队的数百门高炮一齐开火，试图织成一道火网，拦住敌机的俯冲轰炸。然而，充满了武士道精神的日军飞行员全然不顾被击落的危险，发了疯似地往下俯冲攻击。有两架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卷之五

飞机被炮弹击中，拖着浓烟的飞机仍然拼命地把炸弹往军舰上扔掷。

也许是日机集火攻击战列舰，第一轮炮火，“反击”号首先中弹，但它没有减速，全速南撤。接着，“威尔士亲王”号被两枚鱼雷击中舵位，失去控制。

“反击”号负伤，但操纵系统没有失控，接连两次它躲过了鱼雷的攻击。这时，“威尔士亲王”号发来“失去控制”的信号。“反击”号坦地南特舰长不敢怠慢，打破了两天来的无线电静默，呼叫新加坡空军火力支援。

日军攻击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80多架飞机轮番攻击。第一批攻击完毕马上返航。第二批飞机又扑来，接着第三批、第四批……。见“威尔士亲王”号在原地打转转，日机集中火力攻击逃跑的“反击”号。接连4枚鱼雷击中目标，这艘有着25年军龄的战舰终于爆炸沉没。

“反击”号轻易被日军飞机炸沉，菲利普斯心头有点凉嗖嗖的。好在“威尔士亲王”号装甲厚实和炮火密集，他一边组织炮兵射击，拦截往下俯冲的飞机，一边呼叫新加坡基地援救。可他怎么也想不通，一艘200米长、排水量数万吨的巨舰，怎么就对付不了几架蝗虫般的飞机。也许他这时才悟出，大型舰队远征。没有航母和航空兵作后盾，想取胜几乎是不可能的。

是啊，此时，如果英军有航母随队，舰载歼击航空兵出战，日军的轰炸机和鱼雷机是不堪一击的。

又一批日军飞机俯冲下来，几颗炸弹落在甲板上，舰上烈焰腾空，黑烟翻卷。已经负伤的菲利普斯支撑着受伤的躯体，指挥降旗。随着里奇舰长弃舰的命令，大家都劝菲利普斯乘坐救生艇离舰。菲利普斯摇摇头。“你们去吧，我不去！”突然，他跨前一步，捧住徐徐降下的英国国旗，紧紧地裹在身上，脸上老泪纵横。

官兵们撤离了，旗舰缓缓下沉，菲利普斯一动不动地站在甲板上，双手抚摸着被炸坏的炮管，直至海水淹没头顶。

“Z”舰队覆没了，它留给英军决策层，尤其是丘吉尔的教训是惨痛的。